

新式標點

國學所徑叢書之一

漢學師承記

劉勰題

漢學師承記

標點者 凌善清

下 冊

1 9 3 1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年五月出版



漢學師承記 (全二冊)

○(定價大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標點者 凌善清

發行人 沈駿聲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各省

大東書局

漢學師承記卷六

藩纂

盧文昭

盧文昭，字紹弓，號磯漁，又號檠齋，晚更號弓父，抱經其堂顏也。人稱曰「抱經先生」。其先自餘姚遷杭州，父存心，恩貢生，應博學宏詞科，不第。母馮，馮景山公之女也。文昭生而篤實，少不好弄，以讀書爲事，既稟家學，又得外王父之緒論，已知學之所向矣！長爲桑調元，菽甫壻，師事之，於是學有本原，不爲異說所惑。初名嗣宗，爲錢塘縣學生員，繼由餘姚祖籍改今名，援例入監。乾隆戊午中式，順天舉人。壬戌，考授內閣中書。王申，恩科，秦大士榜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丁丑，命上書房行走，由左春坊左中允，洊至翰林院侍讀學士，充乙酉廣東正考官，旋命提督湖廣學政。戊子，以學政言事不合例，部議左遷，明年乞假養親歸。乾隆乙卯十一月二十八日卒。

於常州龍城書院，年七十有九。紹弓官京師，與東原交善，始潛心漢學，精於讎校，歸田後二十餘年，勤事丹鉛，垂老不衰，所校之書：大戴禮記、左傳、經典釋文、逸周書、孟子音義、荀子、方言、釋名、賈誼新書、獨斷、春秋繁露、白虎通、呂氏春秋、韓詩外傳、顏氏家訓、封氏聞見記諸書，又取易禮注疏、呂氏讀書記、魏書、宋史、金史、新唐書、列子、申鑒、新序、新論諸本脫漏者，薈萃一書，名曰羣書拾補。抱經堂文集三十四卷，及鍾山札記、龍城札記，刊行於世。

紀 昀

紀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年自號石雲，獻縣人也。世爲河間著姓；祖天申，有善行；父容舒，官姚安太守，河間爲九河故道，天雨則窪中汪洋成巨浸，夜有火光，天申夜夢火光入樓中而公生，火光遂隱，人以爲公乃靈物託生也。少而奇穎，讀書過目不忘，夜坐暗室內，二目爍爍如電光，不燭而能見物，比知識漸開，光卽斂矣。年二十四，乾隆丁卯科解元。甲戌成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己卯，充山西鄉試正考官。庚

辰，充會試同考官。辛巳，京察以道府記名。壬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命提督福建學政。於癸未授侍讀，明年丁父憂，服闋，充日講起居注官，擢左庶子。戊子，授貴州都勻知府，以四品留任，晉侍讀學士，緣事罪謫，發烏魯木齊效力。至戍所，時遣戍單丁，五年內積至六千人，爲都統具奏稿，得旨減釋爲民。辛卯，召還授編修。三十八年，擢侍讀，命爲四庫全書館總纂官。丙午，授侍讀學士，充文淵閣直閣事，日講起居注官。己亥，擢詹事，旋晉內閣學士。壬寅，授兵部右侍郎，仍兼直閣事，改任不開缺，乃異數也！又轉左侍郎。甲辰，充會試副考官，知武會試貢舉。乙巳，晉左都御史。丙午，轉禮部尙書，充經筵講官。戊申，賜紫禁城騎馬，充武會試正考官。王子，畿輔水災，奏請截留南漕萬石，設十廠賑饑，全活無算！嘉慶元年丙辰，充會試正考官，轉兵部尙書。己未，充武會試正考官。癸亥六月，以八旬開秩，上遣官齎上方珍玩賜之。是年，奏：「婦女猝遭強暴，捆縛受污，不屈見戕者，例無旌表。臣謂捍刃捐生，其志與抗節被殺者無異！如忠臣烈士，誓不從賊，而紮縛把持，雖使跪拜，可謂之屈膝賊廷哉？請敕交大學士

九卿科道公議，與未被污者，略示區別，量予旌表。」大學士保寧等議奏：如「凶手在兩人以上，顯係孱弱難支，與強姦被殺者，一體予旌，飭交各督撫勘明情形，請旨定奪。」報可。乙丑正月，奉旨調禮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管國子監事。十五日，卒於位，年八十有二。奉旨：「紀昀學問淹通，辦理四庫全書，始終其事，十有餘年，甚爲出力。由翰林洊歷正卿，服官五十餘載，本年正月，甫經擢襄綸閣，晉錫宮銜，遽聞溘逝，深爲軫惜！加恩賞陀羅經被，派散秩大臣德通，帶同侍衛十員，前往賜奠，並賞庫銀五百兩，經理喪事，任內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查例具奏。」賜祭葬，予諡文達。公於書無所不通，尤深漢易，力闢圖書之謬。四庫全書提要簡明日錄，皆出公手。大而經史子集，以及醫卜詞曲之類；其評論抉奧闡幽，詞明理正，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可謂通儒矣！胸懷坦率，性好滑稽，有陳亞之稱。然驟聞其語，近於詼諧，過而思之，乃名言也！公一生精力，粹於提要一書；又好爲稗官小說，而懶於著書，少年間有撰述，今藏於家，是以世無傳者。今錄公所作戴氏考工記圖序一篇，以見

梗概序曰：『戴君東原，始爲考工記作圖也。圖後附以己說而無注。乾隆乙亥夏，余初識戴君，奇其書，欲付之梓，遲之半載。戴君乃爲余刪取先後鄭注，而自定其說，以爲補注。又越半載，書成，仍名曰考工記圖，從其始也。戴君語予曰：『昔丁卯戊辰間，先師程中允出是書，以示齊學士次風先生，學士一見而嘆曰：『誠奇書也！』今再遇子奇之，是書可不憾已。』戴君深明古人小學，故其考證制度字義，爲漢以降儒者所不能及！以是求之聖人遺經，發明獨多！詩三百，尙書二十八篇，爾雅等，皆有撰著，自以爲「恐成書太早」，而獨於考工記，則曰：「是亞於經也」者，考證雖難，要得其詳則止矣！余以戴君之說，與昔儒舊訓，參互校覈，轂末之「軹」，明其當作「軒」，不得與輿人之「軹」，「軹」二名溷淆，今字書併「軒」字無之，車人徹廣六尺以高，長車廣當相等，兩轅之間六尺，旁加輻內六寸，輻廣三寸，綆寸，合左右凡二尺，則大車之徹亦八尺，字譌「八」爲「六」，「弓人膠三銜，一弓之膠，不得過兩，有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正其當爲三銖，此皆記文之誤，漢儒已莫之是正者，後

鄭謂「軫輿後橫木」戴君乃曰：「輈人言軫間，左右名軫之證也。加軫與鞮，弓長庇軫，軫方象地，前後左右通名軫之證也。」輈人任正衡任，鄭以當軾與衡，而謂「軾與輿下三面材，輈式之所樹」戴君乃曰：「此爲下當兔圍軸圍發其意也；若輈式之所樹，宜記於輿人，今輈人爲之，殆非也！」鄭以戈胡句倨外博爲胡上下；戴君曰：「此不宜與已倨已句字義有異！」鄭引許叔重說文解字，及東萊稱證，緩鋒數同。戴君乃曰：「緩之假借字作境，鋒之假借字，史記作率，漢書作選，伏生尙書大傳作饌，數小大相懸，合爲一，未然也！」戟刺長短無文，鄭氏旣未及，賈公彥云：「蓋與胡同六寸。」戴君則曰：「戈一援，戟二援也。中直援名刺，與枝出之援同，長七寸有半寸，刺連內爲一直刃，通長尺有二寸，猶夫戈之直刃，通長尺有二寸也。」桃氏爲劍，中其莖，設其後，鄭訓設爲大，謂「從中已後稍大之。」戴君曰：「不當與設其旋設其羽之屬異義！後謂「劍環在人所握之下，故名。後與劍首對稱矣。」鍾之鉦間無文，鄭以爲與鼓間六等而合舞，廣四爲鍾，長十六；戴君乃曰：「鍾自銑至鉦，自鉦



隆丁卯科舉人。王申恩科成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因老疾以學士歸田。

邵晉涵

邵晉涵，字與桐，號二雲，餘姚人也。祖向榮，康熙壬辰進士。父佳鉞，增廣生。君生而穎異，少多疾，左目微眇，然讀書十行並下，終身不忘。乾隆乙酉中式本省鄉試舉人，典試者。錢先生竹汀也。越六年，禮部會試第一，賜進士出身。乾隆三十八年，詔修四庫全書，金壇首以君名入告，召赴闕下，除翰林院庶吉士，充纂修官。逾年，授編修，後御試翰詹名列二等，遷右中允，洊官至侍講學士，兼文淵閣直閣事。於書無所不讀，而非法之書，不陳於側。嘗謂：『爾雅乃六藝之津梁，而邢疏淺陋！』乃別爲正義，兼采舍人樊光、李巡、孫炎諸家之注，有未詳者，摭他書補之。今之學者，皆舍邢而宗邵矣！在四庫館時，永樂大典載有薛居正五代史，乃會粹編次，其闕者，以冊府元龜諸書補之。由是薛史復傳。竹汀先生閒論宋史紀傳：『南渡後不如東都之有法，寧宗

以後，又不如前三朝之粗備，微特事迹不詳，卽褒貶亦失其
克李燾李心傳陳均劉時舉所撰之書，及宋人筆記，撰南都
簡事增，正史不及也！君嘗預修國史館，館中收貯先朝史冊以
答曰：『在某冊第幾頁中，』百不失一，咸訝以爲神人焉！
正義韓詩內傳考，皇朝大臣謚迹錄，翰軒日記，南江文集，
之書。君在日下，教授生徒以自給，足不詣權要之門，所以
止四品也。君少從山陰劉文蔚豹，君童君二樹游，習聞蔽
緣起，奄寺亂政，及唐魯二王本末，從容談論，往往出於正
之文獻亡矣！

任大椿

任大椿，字幼植，一字子田，興化人。爲諸生時，與同邑侍
之！乾隆壬午科舉人。三十四年乙丑，二甲第一名進士，授

監察御史，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子田與東原同舉於鄉，於是習聞其論說，究心漢儒之學，著有弁服釋例十卷，深衣釋例三卷，字林考逸八卷，小學鈞沈二十卷，子田詩集四卷。同時有歸安丁小正名杰者，謂曾著字林考逸一書，稿本存子田處，子田竊其書而署其名，作書徧告同人，一時傳以爲笑。然子田似非竊人書者，今其族弟兆麟，又采獲一百五十餘條，爲考逸補正云。兆麟字文田，震澤籍諸生，薦舉孝廉方正，嘗注夏小正，本鄭仲師周官注，移主夫出火一條在三月，又移時有見稊始收一條在五月，又爲補入采芑雞始乳二條，王光祿禮堂序，以爲確當絕倫也！弟子中以經術著者：山陽汪廷珍，字瑟庵，十三經義疏，皆能闡誦，不遺一字，舉經史疑義叩之，應答無滯義。乾隆丙午科舉人。己酉恩科胡長齡榜以第二人及第，今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胡長齡字西庚，一字印渚，通州人。博覽羣籍，說經以康成爲宗。乾隆癸卯舉人。己酉恩科第一人及第，今官兵部侍郎。

洪榜

洪榜

召試梁

則伯優

隆戊子

君東原

二卷其

一卷江

於廣韻

平生著

七篇書

奇遁之

律身以

義疏證，當時讀者，不能通其義，惟榜以爲「功不在禹下」，撰東原氏行狀，載與彭
進士尺木書，簡河師見之曰：「可不必載！」戴氏可傳者，不在此。「榜乃上書辨論，今
行狀不載此書，乃東原子中立刪之，非其意也。」潘是時在吳下，見其書，嘆曰：「洪君
可謂衛道之儒矣！」今錄其文於左，文曰：「洪榜頓首簡河先生閣下，前者具狀，戴
先生行實，俾其遺孤中立，稽首閣下之門，求志其墓石。頃承面諭，以「狀中所載，答
彭進士書，可不必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何圖更於程朱之外，復有論說乎？」戴氏
所可傳者，不在此。「榜聞命唯唯，惕於尊重，不敢有辭！退念閣下今爲學者宗，非漫
云爾者！其指大略有三：其一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其所立說，不得復有異同！
疑於緣隙奮筆，加以釀嘲，奪彼與此。其一謂：經生貴有家法，漢學自漢，宋學自宋；今
既詳度數，精訓故，乃不可復涉及性命之旨，反述所短以揜所長！其一或謂：儒生可
勉而爲，聖賢不可學而至！以彼矻矻，稽古守殘，謂是淵淵，聞道知德，曾無溢美，必有
過辭！蓋閣下之旨，出是三者，仰見閣下論學之嚴，制辭之慎，然恐閣下尙未盡察戴

氏所以論述之心，與榜所以表章戴氏之意，使榜且得罪，不可以終無辭！夫戴氏與彭進士書，非難程朱也，正陸王之失耳！非正陸王也，闢老釋之邪說耳！非闢老釋也，闢夫後之學者，實爲老釋而陽爲儒書，援周孔之言，入老釋之教；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真，而皆附於程朱之學！閣下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豈獨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陸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卽老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也！唯其如是，使後儒小生，閉口不敢道，寧疑周孔！不敢疑程朱！而其才智少過人者，則又附援程朱以入老釋；彼老釋者，幸漢唐之儒，抵而排之矣！今論者乃謂「先儒所抵排者，特老釋之粗；而其精者，雖周孔之微旨，不是過也！」誠使老釋之精者，雖周孔不是過，則何以「生於其心，發於其事」，「繆戾如彼哉？」况周孔之書具在，苟得其解，皆不可以強通！使程朱而聞後學者之言如此，知必急急然正之也！然則戴氏之書，非「故爲異同」！非「緣隙釀嘲」！非欲「奪彼與此」！昭昭甚明矣！至謂「治經之士，宜有家法：非爲宋學，卽爲漢學。心性之說，賈馬服鄭所不詳；今爲賈馬服鄭之學

者，亦不得詳。夫言性言心，亦不自宋以後興也！周末諸子及秦漢間著書立說者，多及之，其辭雖殊，其意究無大異，凡以勸學立教而已！惟老聃莊周之書，乃有沖虛之說，眞宰之名，不寄於事，不由於學，謂之返其性情而復其初。魏晉之間，此學盛興，而諸佛書流入中土，亦適於此時爲盛，其書本淺妄無足道，譯者雜以老莊之旨，緣飾其說，大暢玄風，唐傅奕曾言其事矣；然而未敢以入儒書也！至乎昌黎韓氏，力闢佛老，作爲原道等書，使學者昭然知二氏之非；而其時佛氏之說，入人既深，則又有柳子厚之徒，謂一韓氏所罪者，其迹也，忿其外而遺其中，譬之知石而不知韞玉，彼其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也。此說一出，後之學者，往往執是說以求之易論語，而所謂易論語者，則又專用魏王氏之注，與何氏之集解，其人本深於老釋，其說亦雜於二家，此則宜其有合也！歷唐之末，逮宋之初，此論紛紜固結而不可解；於是讀易論語書者，或往往先從事於二氏，因卽以其有得於二氏之精者，以說易論語之書；是以眉山蘇氏作六一居士集序曰：「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

孔之眞，識者憂之也。宋熙寧以後，此弊日深。至於姚江王氏之學行，則直以佛書釋論孟矣！彼賈馬服鄭當時蓋無是弊，而今學者束髮受書，言理言道，言心言性，所謂理道心性之云，則皆六經孔孟之辭，而其所以爲理道心性之說者，往往雜乎老釋之旨，使其說之果是，則將從而發明之矣；如其說之果非，則治經者固不可以默而已也！如使賈馬服鄭生於是時，則亦不可以默而已也！前之二說，閣下苟詳察之，亦知戴氏之非私於其學，而榜之非私於戴氏矣！至於「聞道之名，不可輕以許人，猶聖賢之不可學而至！」如閣下以此爲慮，此其猶存乎後儒之見也！孟子謂「聖人人倫之至」，「首陽之義，孔子稱曰「古之賢人」，夫聖賢不可至，蓋在是矣！雖然，安可以自棄乎哉？若夫高談深遠者，謂之「知道」，不言而躬行者，謂之「未聞道」，「及夫治經訓者，謂之「儒林」，「明性道者，謂之「道學」，此固戴氏所不道。而榜所望於閣下表揚之者，亦不在是也！夫戴氏論性道，莫備於其論孟子之書，而所以名其書者，曰「孟子字義疏證」焉耳！然則非言性命之旨也，訓故而已矣！度數而已矣！

要之，戴氏之學，其有功於六經孔孟之言甚大！使後之學者，無馳心於高妙，而明察於人倫庶物之間，必自戴氏始也！惟閣下裁察焉！榜弟 梧，字桐生，乾隆庚子，召試中書，庚戌成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沂州府知府，博古通今，兼工詞翰。榜同邑有汪萊者，字孝嬰，潘之密友也，優貢生，大學士 祿康薦修國史，天文志，議敘以教官用，選石埭縣訓導，深於經學，十三經注疏，皆能背誦如流水，而又能心通其義！人有以疑義問者，觸類旁通，略無窒礙，尤善歷算，通中西之術，著有衡齋算學，刊行於世，與元和李尚之銳論開方題解，及秦九韶立天元一法，不合，遂如寇仇，終身不相見，噫！過矣！然今之學者，大江以南，惟顧君千里與孝嬰二人而已！烏可多得哉？孝嬰之友，有歙人 羅子信者，名永符，丁卯舉於鄉，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善讀書，通經達史，工詩古文，亦瓌奇之士也。洪瑩，字賓華，甲子舉人，己巳，恩科第一人及第，授修撰，淹通經史，五經皆有撰述，亦歙人也。

汪元亮



坐侍中於重席。時則玉羊旣遠，金虎初開，著學官者，凡十四家；說稽古者，成數萬字。至若五是六沴之徵，定君陽武；三科七缺之法，弊獄淮南。士苟通經，皆能致用。蓋原其授受，本屬參商，敘其世年，未睽昌闕。是以祖之前師，沿之後葉，北方戎馬，不能屏視月之儒；南國浮屠，不能改經天之義。夫學有優劣者，時也；經有顯晦者，數也。五君晚出，非漢博士之傳；千禩相仍，廢鄭司農之注。縱橫異說，別創先天；顛倒聖文，悉更後定。特以腐儒炫視，易謬驪黃；末士明經，原求青紫。但遵甲令，粗知帖括之詞；疇克庚言，紹彼先民之作。敏而好學，信而好古，惟於戴君見之已！君以梅姚售僞，孔蔡謬悠，妄云壁下之書，猥有航頭之字。古文一卷，祇出西州；小序百篇，舊名北斗。正謨攝誥，歷黃序而僅存；月采豐刑，遘赤眉而已燼。乃或誤援伊訓，滋元年正月之疑；強執周官，推五服一朝之解。譬之爭年鄭市，本自兩非；議瓜驪山，良無一是。是以剪除假託，折衷羣淆，步驟五三，目錄四七。爲尙書義考未成，成堯典一卷，又以要聞五際，尙論四家，毛傳孤行，是觴源於牟妙，鄭箋破字，每豪采於轅嬰，莫不假聲注文，以意逆

志誠古訓之所式，多識之所資也！雖其篇冠以敘，擇焉不精，或云託諸西河，或云造諸東海；然嗣衿貽玖，何必欲色之音？交扈羅鴛，實爲陳古之刺；爲毛鄭詩考正四卷；別爲詩補傳未成，成周南召南二卷。君之入書局也，西京客史，夙善徐生，東觀中文，遂分淹禮，乃取忠甫識誤，德明釋文，殫求豕亥之差，期復鴻都之舊，互相參檢，頗有整齊，削康成長衍之條，退喪服廁經之傳，爲義禮正誤一卷。鄭斤粵罇之篇，備遺事職，穹蓋星弓之教，首列巾車，九經九緯，營國有方，五溝五涂，奠水有則，尋筵旣度，遂知洛邑之朝，圭檠未懸，孰辨營邱之夕？以至肆懸舞甬，五等琮璜，槐里樽空，樅成劍沒，大夫嫁女之器，未必皆眞！單于賄漢之銘，何嘗盡僞？謚鑑之所畫績，梁聶之所更釐，不有參稽，將無競爽！爲考工記圖二卷。古者冕服以祭，弁服以朝，祭則衣純，朝則衣布，芾形連帶，制異於直方，屨色從裳，次分於績繡；周壇饗帝，大裘降繁露之華；魯禘嫌王，旒璪飾丹雘之祝，等威昭焉！文質備焉！道學起而儒林衰，性理興而曲臺絕，齊秦委武，莫識稱名；殷夏圖章，焉能考據？溯層冰於積水，示祭海於先河，爲學禮篇

一卷，冠其文集十卷之首。且夫一陰一陽之謂道，見仁見知之爲性，通於六籍之爲學，辨於萬事之爲理，謂理具靈臺，則師智者得；謂學遺象罔，則悟寂者先。豈有略覲語錄，便詡知天；解斥陽明，卽稱希聖。信洛黨之盡善，疑孟氏之未醇，其說空空，其見小小。蓋繹鄭君生質之訓，誦周雅教木之箋，所謂受中自天，秉彝攸好，孔提可按，漢學非譌，爲原善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大學中庸補注各一卷。君之學術，此其大端歟？景純有云：爾雅者，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一虎闌小學，未束髮而知書；豹鼠奇編，不下席而觀古，故辨言之樂，對於三朝；首基之文，問於五始；至於殊方別語，絕代離詞，皆轉注之指歸，亦凡將之墜緒。爲爾雅文字考十卷，方言疏證十三卷。書教有六，最夥諧聲；叔重無雙，惟傳解字；若乃部分平仄，母別見溪，官家恨狹，羊戎之所自爲；天子聖哲，梁武之所不信；古人韻緩，止屬椎輪；後世音繁，實精引墨；君審其清濁，導以源流，旁通反紐，發周沈之舊聞；上協詩騷，採顧江之新義，爲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於是辨韻之餘，留觀百氏；研音之下，雅愛三閭；以爲娥臺訪女，近窈窕之

遺聲；湘水拳芳，續榛苓之逸響；叔師注而未詳，辨招附而不可核之漢志，名從主人，爲屈原賦注四卷。自疇人分散，鄒大失居，九章中落，味商高積矩之言，八線西來，竊師氏旁要之算，而耳聽下士，穴見小儒，不知五五之開方，輒薄九九之賤技，哨壺斗五，律管徑三，元晦以之存疑，季通以之強說，未知紀步，何能讀宅柳之經，未曉倨句，何能治上輿之記，爲九章補圖一卷，原象一卷，古歷考二卷，歷問二卷。昔趙商難禮，先求五服之方，景伯受詩，卽步七州之地，君山川能說，郡縣成圖，酈元故籍，證其繇褫，崑渤今流，條其脈絡，爲戴氏水經注四十卷，水地記一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嗚呼！君之著書，可謂博矣！君之見道，可謂深矣！向使壽之以年，行其所志，下安輪於都尉，授梯几於鴻臚，雍宮未建，命曹褒以定儀，大予將成，詔宋登而持節，雖復辨卿訟闕，公羊未必能明，子駿移書，逸禮難其置立，而太山郡將，北面稱師，上蔡通侯，西行受業，則河陽旣貴，輜車方賜於五更，君上從遊，錄牒庶多於萬計，豈謂陰堂告祲，圓石鐫名，一經之寫定無年，三歲之瓊瑰已夢，清明卷佚，長封下馬之陵，通德人亡，

不待嗟蛇之歲；然而太玄覆瓿，終遇桓譚；都養陳謨，彌尊伏勝；鄭卿絕學，倘千百載而重興；戴氏遺書，於十三經其有補！悲懷逝者，延佇將來。『廣森深於戴氏之學，故能義探其原，言則於古也！世人徒賞其文詞之工，抑亦末矣！』著有大戴禮記注十三卷、儀鄭堂文集二卷。繼涵，字荄谷，乾隆庚辰科舉人，辛巳成進士，官至戶部郎中，其子廣棧，東原之壻。繼涵深於三禮，校刊微波榭叢書，廣森之叔也。同時有李南礪者，名文藻，字素伯，一字菑晚，先世自棗強遷益都，遂爲益都人。文藻天資俊朗，年十三，從父遠游曹家亭，作記一篇，仿赤壁賦，見者以爲神童，二十一補邑庠生，乾隆己卯中式本省舉人，明年成進士，久之謁選廣東恩平縣知縣，三年俸滿，擢桂林府同知，未及一年卒，居官有政績，粵人至今稱之。性好博覽，不爲世俗之學，聚書數萬卷，手自讎校，丹鉛不去手；又好碑版文字，游歷所至，學宮寺觀，巖崖石壁，必停驂搜討，有僕劉福者，善椎拓，攜紙墨以從，有所得，盡拓之；又有一僕，忘其名，因拓摩崖刻石，失足墮崖死，文藻哭之慟。生平樂道人善，表章潛德，如濟陽張處士稷、若元和惠徵君。

定字婺源江君慎，修訪其遺書刊行之，名曰貸園叢書。德州梁鴻翥，窮老篤學，月必誦九經一過，鄉里目爲癡人，文藻一見奇之，爲之延譽，遂知名於世。曲阜桂馥，字未谷，亦深小學。乾隆己酉科舉人，庚戌成進士，選教授，保舉知縣，補雲南永平縣知縣，卒於官。工篆刻，世人重其技，擬之文三橋云。所著有許氏說文解字義證五十卷，札樸十卷。近日山左學者，以郝君懿行爲巨擘焉。懿行字恂九，棲霞人，嘉慶己未進士，官主事。著有山海經注，乃實事求是之學；若近世標竊膚淺者，豈可同日而語哉？棲霞又有牟廷相，字默人，覃谿學士爲藩言之，後晤萊陽趙君曾，始知其治今文尙書。趙君，字北嵐，乾隆己酉舉人，分發江蘇，以知縣用。性好古錢，及金石文字。治經爲今文尙書三禮左氏春秋之學，亦山左之翹楚也！又有濟寧進士許君鴻磐，字漸遠者，安徽候補同知，深於輿地之學，亡友凌君次仲亟稱之。後見所著雪帆雜著一冊，皆辨駁地理之說，不在眇明祖禹之下！其論內地及外裔山川，瞭如指掌，蓋四方經緯，洞澈胸中，故不爲皮傅之言也。在京師與戴君金溪談及雪帆雜著，金溪曰：「許君

曾官指揮，當時以俗吏目之，失許君矣！又有膠州王夏，字蜀子，號大村，邑諸生，喜爲詩，與高密詩人李少雀兄弟友善，好學篤古，尤邃於經，其持論多發前人所未發，所有著述，祕不示人，於趙君北嵐處見其所作釋稷一篇，穿穴經傳，義明詞達，可謂通人矣！



今尺二百里，地周幾何？地徑幾何？奏云：「依周尺地周九萬里，今尺七萬二千里；以圍三徑一推之，地徑二萬四千；以密率推之，當得地徑二萬二千九百一十八里有奇。」上復問：「地圍出何書？」對以：「髀算經曾言之。」問：「何以見其圍也？」對曰：「職方外紀：『西人言繞地過一周，四匝皆生齒所居，』故知其爲圍；且東西測景，有時差；南北測星，有地差，皆與圍形相合，故益知其爲圍。」時厚耀以母年高，不忍離，乃就教職，得蘇州府教授，未踰年，召入南書房。上問：「測景是何法？」厚耀求指示。上曰：「此法甚精，不必用八綫表，卽以西洋定位法，開方法，虛擬法寫示。」又命至座旁，隨意作兩點於紙上，厚耀隨點之，上用規尺畫圖，卽得兩點相去幾何之法；上從容諭之曰：「堯典：敬授人時，乃帝王大事，奈何勿講！」嘗召入至淵鑿齋，問難反覆；並及天象樂律山川形勢，得徧觀御前陳列儀器，召至西煖閣，詢問家世甚詳；從至熱河，命賦泉源石壁詩，授中書科中書傳旨曰：「上道汝學問好，授汝京官，使汝老母喜也。」又諭厚耀曰：「汝嘗言梅穀成算學甚深，今命來京，與汝同修算法！」

1. 2. 3. 4. 5. 6. 7. 8. 9. 10.

傳干支爲證佐，皆述杜預之說而考辨之。四日歷存，以古術推隱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預長歷則爲辛巳朔，乃古術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謂：『元年之前失一閏，以經傳干支排次知之。』厚耀則謂：『如預之說，元年至七年中，書日者，雖多不失，而與二年八月之庚辰，三年十二月之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蓋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因退一月就之，定隱公元年正月爲庚辰朔，較長歷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閏，一一與杜歷相符，故不復續載焉。』蓋厚耀精於歷法，視預爲密；於考證之學，尤爲有裨，治春秋者，不可少此編矣！又有春秋世族譜一卷，亦左傳分類之一門也。卒年七十有五。

程晉芳

程晉芳，字魚門，一字戡園，江都人，家山陽，饒於賞。喜讀書，蓄書五萬卷，丹黃皆徧；性又好客，延攬四方名流，與袁大令枚、趙觀察翼、蔣編修士銓，爲詩歌唱和，無虛日。

由此名日高而家口
授中書，後十年，始
編修。君生而頎長，
進，則有譽無否也！
之聲，不絕於耳，而
始爲古文詞，及官
書，今文釋義，左傳

賈田祖

賈田祖，字稻孫，

藩亡友汪明經中
上，朱墨爛然！善爲
所惑，伯兄有錮疾，

善，矜立名節，猛志疾邪。」云云，蓋力行篤學之士也。藩未識其人，亦未讀其所著書。墓誌云：「旁行斜上者，」豈田祖爲春秋之表學歟？然明經不輕許人，其言可信也。

李 惇

李惇字成裕，一字孝臣，高郵州人。祖兼五，父佩玉，皆有篤性。君治經通敏，尤深於詩及春秋三傳之學。晚好歷算，得宣城梅氏書，盡通其術。與同郡劉君台拱、王君念孫、汪君中友善，力倡古學。君內性淳篤，恂恂退讓，不與人較。然遇友朋患難，則尙義有爲，至死不變。久困諸生，以高第將貢於國學，試之前夕，執友賈田祖死，君不入試，親爲棺斂，送歸其家。容甫稱其一勇於爲義，有過賁育，「非虛語也。」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中式舉人，明年成進士，注選知縣，襍被南歸，不能家食，時謝侍郎墉督學江蘇，延之主暨陽書院，君口不雌黃人物，與世無忤，然忌其學者，於侍郎前日貢萋菲之言，侍郎輕信讒言，竟下逐客之令。君嘗謂人曰：「容甫恃才傲物，宜爲時所嫉，予一生謹厚，亦爲世人所忌，豈命宮坐箕宿耶？」後得末疾終於家，年五十一。憶昔年君

往江陰，留宿潘家，與君
核之，一字不誤也。潘獲六
人之資，若不作聖證論，
說淺人援儒入墨之論，
無是非之心矣！嗚呼！自
之言，徒增放誕之行，可
毛詩三條辨，大功章爛
歷補，說文引書字異考。

江德量

江德量，字成嘉，一字
有政聲。伯父昱，字賓谷，
字，考核精詳，長於詩，著

勵志肄經。既長，與同郡汪明經容甫爲文字交，其學益進。乾隆丁酉，選拔貢生，己亥舉人，庚子汪如洋榜第二人及第，授編修，改御史，歷掌浙江江西道，德量精於小學，收藏碑版、法書、名畫、古錢，著有泉志三十卷，又撰廣雅疏，未成而卒。

汪中

汪中，字容甫，先世居歙之古唐里，曾祖鎬京，始遷揚州，遂爲江都人。父一元，邑增生。君生七歲而孤，家夙貧，母鄒緝屨以繼饔飧，冬夜藉薪而臥，旦供爨給以養親，力不能就外傳讀，母氏授以小學四子書，及長，鬻書於市，與書賈處，得借閱經史百家，於是博綜典籍，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遂爲通人焉。年二十，李侍郎因培督學江蘇，試射雁賦第一，入學爲附生，時杭太史世駿主安定書院，見君製述，深加禮異，所作詩文，必屬君視草。君僑寓眞州，沈按察廷芳主樂儀講席，聞君議論，歎曰：「吾弗逮也！」一年三十，客游於外，代州馮觀察廷丞，同郡沈太守業富，朱學使笥河先生，皆招至幕中，禮爲上客，同時鄭贊善虎文，王侍郎蘭泉先生，錢少詹竹汀，盧學士

紹弓，並爲延

弔黃祖文，狐

謝侍郎壟督

學於容甫，學

以勞心故，疾

隆五十一年

知遇之恩，下

之迹，死節之

不載。後畢告

章爲人所垂

如顧寧人，閱

洛圖書，至，丑

也；及東原出而集大成焉。擬作六儒頌，未成。好金石碑版，嘗從射陽湖項氏墓，得漢石闕孔子見老子畫像，因署其堂曰問禮。君性情伉直，不信釋老陰陽神怪之說，又不喜宋儒性命之學，朱子之外，有舉其名者，必痛詆之。每謂人曰：『周禮：「天神地示，人鬼。」今合而爲一，如文昌、天神也；東嶽、地示也；先聖先師，人鬼也；天神地示，世俗必求其人以實之，豈不大愚乎？』且言：『世多淫祀，尤爲惑人心，害政事。』見人邀福祠禱者，輒罵不休，聆者掩耳疾走，而君益自喜。於時流不輕許可，有盛名於世者，必肆譏彈，人或規之，則曰：『吾所罵者，皆非不知古今者，惟恐莠亂苗爾！』若方苞、袁枚輩，豈屑屑罵之哉？』然錢少詹事、竹汀程教授、易疇王觀察、懷祖孔檢討、衆仲劉訓導、端臨李進士、孝臣諸君子，或以師事之，或以友事之，終身稱道弗衰焉。事母至孝，家無儋石儲，而參朮之進，滄髓之奉，嘗稱貸以供；母疾篤，侍疾晝夜不寢，滌臉之事，不任僕婢，無愁苦之容，有孺子之慕，吁！可謂孝矣！生平篤師友之誼，一飯之恩，終身不忘也。君中年輯三代學制及文字訓詁制度名物，有係於學者，分別部居，爲

述學一書，屬稿未成，後乃以撰著之文，分爲述學內外篇刊行之；
春秋，至楊吳，作廣陵通典，藏於家。君一生坎坷不遇，至晚年有麟
君鑒別書畫，爲君謀生計，藉此稍能自給；而麟使素不以學問名。
自命宏獎風流者，皆重君之學，而不能周其困乏，於以知世之好
五十九年，因校勘文宗閣四庫全書，往浙江借書讎對，卒於西湖。
學士抱經鮑丈以文梁君玉繩經紀其喪以歸，卒年五十一。子喜
卯科舉人，能讀父書，長於考據，傳其學。藩弱冠時，卽與君定交，日
「予於學無所不窺，而獨不能明九章之術！近日患怔忡，一構思
暈眩矣。子年富力强，何不爲此絕學？」以梅氏書見贈，藩知志位
君少喜爲詩，不爲徘徊光景之作；尤善屬文，上苴韓歐，以漢魏六
文，酷愛其自序一首，今錄於左。文曰：「昔劉孝標自序生平，以爲
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嘗綜平原之遺軌，喻我生之靡樂，異同之

節慷慨，率性而行，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雖情符曩哲，未足多矜！余元髮未艾，野性難馴，麋鹿同遊，不嫌擯斥，商瞿生子，一經可遺，凡此四科，無勞舉例；孝標嬰年失恃，藐是流離，託足桑門，栖尋劉寶；余幼罹窮罰，多能鄙事，賃舂牧豕，一飽無時，此一同也。孝標悍妻在室，家道輻軻；余受詐興公，勃溪累歲，里煩言於乞火，家構衅於蒸梨，蹠躩東西，終成溝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戚戚無懼；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則恨，此三同也。孝標夙撻羸疾，慮損天年，余藥裹關心，負薪永曠，鰥魚嗟其不瞑，桐枝餘惟半生，鬼伯在門，四序非我，此四同也。孝標生自將家，期功以上，參朝列者，十有餘人，兄典方州，餘光在壁；余衰宗零替，顧景無儔，白屋藜羹，饋而不祭，此一異也。孝標倦遊梁楚，兩事英王，作賦章華之宮，置酒睢陽之苑，白璧黃金，尊爲上客，雖車耳未生，而長裾屢曳；余簪筆傭書，倡優同畜，百里之長，再命之士，苞苴禮絕，問訊不通，此二異也。孝標高蹈東陽，端居遺世，鴻冥蟬蛻，物外天全；余卑栖塵俗，降志辱身，乞食餓鷓之餘，寄命東陵之上。

生重義輕，望實交隕，此三異也。孝標身淪道顯，藉甚當時，高齋學士之選，安成類苑之編，國門可縣，都人爭寫；余著書五車，數窮覆瓿，長卿恨不同時，子雲見知後世，昔聞其語，今無其事，此四異也。孝標履道貞吉，不干世議，余天譴司命，赤口燒城，笑齒噉顏，盡成臯狀，跬步才蹈，荆棘已生，此五異也。嗟夫！敬通窮矣，孝標比之則加酷焉；余於孝標，抑又不逮！是知九淵之下，尙有天衢；秋荼之甘，或云如薺，我辰安在？實命不同！勞者自歌，非求傾聽，目瞑意倦，聊復書之。『藩自遭家難後，十口之家，無一金之產，迹類浮屠，鉢盂求食，睥睨紈袴，儒冠誤身，門衰祚薄，養姪爲兒，耳熱酒酣，長歌當哭，嗟乎！劉子之遇，酷於敬通；容甫之阨，甚於孝標；以藩較之，豈知九淵之下，尙有重泉食荼之甘，勝於嘗膽者哉？』

顧九苞

顧鳳毛

顧九苞，字文子，興化人，博聞強記，長於毛詩三禮。母任子田之祖姑，通經達史，文子之學，母教之也。文子，乾隆四十六年辛丑成進士，未幾卒。子鳳毛，字超宗，號小謝。

亦受經於祖母，年十一，通五經，著有毛詩集解、董子求雨考、楚詞韻考、入聲韻考。乾隆四十九年甲辰，高宗純皇帝南巡，召試，欽取二等，後中戊申科副榜。卒年二十七。

劉台拱

劉台拱，字端臨，先世自蘇州遷居寶應。父世蕃，官靖江縣訓導。君生而岐嶷，不好弄，就塾讀書，不離几席。九歲作顏子頌，斐然成章，觀者稱爲神童。年十六，爲邑庠生。二十一，中乾隆三十五年辛卯科舉人，屢試禮部不第，銓授丹徒縣訓導。君少失恃，事繼母鍾如母，丹徒去寶應三百里，每年必迎二親至學署，奉養無缺，得親歡心。體夙清羸，疊遭大故，飯疏食淡，哀毀過情，臥病不起。卒年五十有五。君六世祖永澄，問學於戴山，以躬行實踐爲主，子孫世傳其學。至君又習聞王子中、朱止泉之緒論，深究程朱之行，以聖賢之道自繩，然與人游處，未嘗一字及道學也。君學問淹通，尤邃於經，解經專主訓詁，一本漢學，不雜以宋儒之說。著有論語駢枝一卷、荀子補註一卷、漢學拾遺一卷、經傳小記三卷、古文集一卷。君勤於讀書，嬾於著述，不似今人鹵

莽成書，動輒盈尺也。

鍾 襄

鍾襄，字保其，一字菽崖，務求於是。君淡然無欲，以考較陸元朗所載，增多十四卷。

徐 復

徐復，字心仲，江都人。本心仲少孤，喜讀書，其兄使口暇則誦讀，恆達旦不寢，奇之，爲之延譽；於是爲鄉友人江都黃君承吉同寓。

攜婦入城，與藩所賃之屋，衡宇相望，薄暮時，卽執算書一冊，來相質問，未及一年，弧三角之正，弧垂弧次形矢較諸法，皆能言其所以然矣。後得虛損疾，危篤時，猶手執北齊書與友人講論語，未畢而逝。著有論語疏證，藩爲之序。君沒後無子，婦歸南鄉，其兄鬻爲土豪妾，而婦不知也，誑以上塚，賺至豪家，婦忽舉止異常，行狀聲音，宛如心仲！指豪大呼曰：「汝何人！敢買我妻爲妾乎？」婦遂仆地，其兄遁去，俄傾婦醒，遽入廚取刀自刎死，其兄至今無恙也。先世有良田百畝，其兄惡心仲，不務農而讀書，疾之如仇，乃避兄居城中，不食兄之粟，其死也，能爲厲以全妻之節，而不禍其兄，豈不欲傷手足之情歟？嗚呼！君生不能叨一第之榮，而身罹六極之備，天之困通人，若此之酷耶？其兄之所爲，天實爲之也！

汪光燾

汪光燾，字晉蕃，號芝泉，義徵縣廩膳生。其先人韓懷部郎，諱棣，與惠徵君松崖戴編修東原及王蘭泉先生王光祿西沚錢詹事竹汀爲莫逆交。晉蕃少承庭訓，習聞

諸老宿名論，乃潛志讀書，博通經史，嘗著蕘稗釋一篇，其說如蕘稗。趙注云：「五穀雖美，種之不成，則不如蕘稗之草。」凡五。說文：「蕘，草名也。」爾雅：「菝蕘，殺蔕。」注云：「一名生。」又「蕘，桑也。菝蕘也。」廣韻：蕘，秀。詩：靜女，章。自牧歸碩人，章：「手如柔蕘。」傳云：如蕘之新生是也。稗之說，凡二。文引字林云：「禾別名。」玉篇：「稗，秕也。」廣韻：稗，稻也。又故稗葉純似稻，節間無毛，實似蕘，害稼。後漢書光武紀：「穀形如稗實。」李賢引左傳杜注云：「草之似穀者是也。」非蕘！按說文：「蕘，芙也。」爾雅：「蕘，芙。」注云：「蕘似稗，布可識。」莊子秋水篇：「蕘米之在太倉。」又云：「知天地之爲云。」蕘，小米也。」李云：「蕘，草也。」則蕘之實可考。孟子稗者，取其類也。且莊子知北游又云：「道在蕘稗。」釋文作

名；「又云：「本又作稊稗；」而爾雅釋文云：「稊又作稊，」引莊子云：「道在稊稗」是也。則稊稗或作第稗，或作稊薜，斷不作莨稗；是稊莨之稊，不同莨莨之莨，明矣！說文，禾部無稊字，或缺耳！稊爲禾別者，以其形似禾而別於禾，徐曰：「似禾而別是也。」玉篇誤以爲秕，說文：「秕，不成穀也。」稊無秕訓，秕亦無稊訓，以稊爲秕者，乃俗解，非古訓也。廣韻又誤以爲稻，說文：「稻，稌也。」亦無稊訓，唯其異於稻，所以有禾別之名。若稻，則何別矣；或疑易大過：「枯楊生稊，」李氏易傳引虞翻易注云：「稊，稗也，楊葉未舒。」則字本作稊，釋文引鄭氏易注云：「枯謂无姑，山榆莨木，更生山榆。」實則字又作莨，是稊莨二字，似可通，非也！按詩七月章：「猗彼女桑，」傳云：「女桑，莨桑也，」疏云：「取周易枯楊生莨之義。」亦作莨而不作稊；可見凡木更生皆爲莨，則大戴禮夏小正柳稊亦當作柳莨，而不作柳稊矣。生莨之莨不能誤爲稊；則稊稗之稊亦不得訛爲莨，但篆文二字相近，或傳寫之錯耳！又辨惠氏易爻辰圖之謬，予服其精深，文多不載。晉蕃夙患哮喘，羸瘦骨立，丁卯秋八月應省試歸，病

復作，遂卒，年四十有三，病中尙手批大戴禮文，選不置。

李鍾泗

李鍾泗，字濱石，其先阜寧人。父世璉，賣卜揚州市，遂所作文，一覽卽能闇誦。治經深於左氏春秋，撰規規過，其書精妙詳博，而藩未之見也。濱石少孤，從黃大令洙棄而學賈，一日，誤碎肆中玻璃缸，賈者責之，濱石大哭，我償汝值，一賈者遜謝，乃攜濱石歸，謂其母曰：「此子。」母曰：「家貧，不能供脩脯。」黃君曰：「第從我讀，何生，文名大著！」嘉慶六年辛酉舉於鄉，其學益進，嘗從薩發，赴禮部試不第，歿於京師。

凌廷堪

凌廷堪，字次仲，一字仲子，歙人也。父文煇，字燦然，自

焉。君十二歲卽棄書學，賈偶在友人家見詞綜唐詩別裁集，攜歸就燈下讀，遂能詩及長短句。浙人張賓鶴見其詩詞大奇之，告之板浦場大使湯某，某敬禮之，邀君至揚州。是時，麟使置詞曲館，檢校詞曲中之字句違礙者，從事讎校，得脩脯以自給，君之精於南北曲而能分別宮調者，基於此也。久客邗江，爲華氏贅壻，與黃明經文暘交，明經勉君爲舉子業，始學作八股文，讀五經，是時年已二十五矣。後遊京師，受業於翁覃谿學士，乃究心經史之學。乾隆戊申，順天副榜貢生，己酉中式本省舉人，庚戌進士，銓授寧國府教授，迎生母王至學署，先意承志，得親歡心，母偶不懌，必長跪以請。俟母笑乃起，母歿，哀毀骨立，嘗一目而妻亦相繼殂，謝子然一身，居恆不樂。至徽州依程君麗仲，麗仲以師禮事之。阮侍郎芸臺服闋，復爲浙江巡撫，延之課子，得未疾終於歛。君病時，麗仲贈以紫團手煎湯藥，其死也，經紀其喪，擬之古人，其范巨卿之流歟？君無子，應繼兄子嘉錦，嘉錦先君卒，嘉錦兄嘉錫，在海州，聞訃，以次子名德後嘉錦，爲君之承重孫。君讀書破萬卷，肄經邃於士禮，披文摘句，尋例析辭，聞者

冰釋！至於聲音訓詁，九章八線，皆造其極而抉其奧；於史則無史不習，大事本末，名臣行業，談論時若瓶瀉水，纖悉不誤；地理沿革，官制變置，元史姓氏，有詰之者，從容應答，如數家珍焉！近時講學者，喜講六書，孜孜於一字一音，苟問以三代制度，五禮大端，則茫然矣！至於潛心讀史之人，更不能多得也！先進之中，惟錢竹汀邵二澐兩先生，友朋中則李君孝臣，汪君容甫，及君三人而已！其於詩也，不分唐宋門戶，專論聲韻之協，對偶之工，詩餘亦不主一家，而嚴於律；今人之詞，有一字不合者，必指摘之！雅善屬文，尤工駢體，得漢魏之醇粹，有六朝之流美，在胡穉威孔奩軒之上，而世人不知也。弟子中最著者，儀徵阮君常生，字壽昌，一字小芸，從君受士禮，校刊禮經釋例十三卷。小芸好學深思，不以才地矜物，恂恂君子也。宣城張君其錦，字駿伯，廩膳生，精研章句，不墮師承，聞君歿，徒步至歙，訪君遺書無所得，又北走海州，於敗篋中擲拾殘稿，假居僧寺，輯錄以歸，得燕樂考原六卷，元遺山年譜二卷，充渠新書二卷，校禮堂文集三十六卷，詩集十四卷，梅邊吹笛譜二卷，將謀剞劂，可謂不負師門。

矣！嗟乎！君冷官無家，白頭乏嗣，雖死故鄉，實同旅殯，亦人生之極哀也已！然而懷方之禮，付於戚生昌黎之文，編煩李漢，斯又不幸中之幸也。君久客揚州，如劉君端臨、汪君容甫諸君子，以及宋君守端、秦君敦夫、焦君理堂、阮君伯元、楊君貞吉、黃君春谷，皆君之友也。援寓公之例，記於郡人之末云。守端，名綿初，高郵州人。乾隆丁酉拔萃科，選儒學訓導。邃深經籍，尤長於詩。著有韓詩內傳徵四卷。子保定之，廩膳生，候選訓導。精於聲音訓詁之學。敦夫，名恩復，一字澹生，江都人。乾隆癸卯舉人，丁未進士，授編修。讀書好古，所居五笥仙館，蓄書萬卷，以校讎爲事，丹鉛不去手。校刊陶宏景、鬼谷子、注盧重元、列子、注隸韻諸書，見人謙益不自滿，亦絕口不談學問。是以世無知者。理堂，名循，一字里堂，江都人。家黃子湖，嘉慶辛酉舉人。聲音訓詁，天文歷算，無所不精，淡於仕進，閉戶著書。五經皆有撰述，刊行者。羣經宮室圖考、理堂算學、北湖小志。伯元，名元，一字芸臺，儀徵人。乾隆丙午舉人，己酉進士，授編修，官至浙江巡撫，今官詹事府少詹事。於學無所不通，著有考工車制考、石經校勘記、十三經注

疏校勘記曾子注論語論仁論疇人唐
軍之裔也，以世襲起家，官至安徽參
之學，春谷，名承吉，字謙牧，江都人，嘉
西，補興安縣知縣，今罷官歸。天資過
辨中西之異同；又工詩古文，自出機
之詩文者也。又有儀徵許珩者，字楚
能疑所當疑，不疑所不當疑，亦近時

漢學師承記 卷七

漢學師承記卷七終

漢學師承記卷八

黃宗羲

黃宗羲，字太沖，餘姚人。忠端公尊素之長子也。生而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時魏忠賢弄國柄，戕害清流，忠端之虞。宗羲奉養王父及母以孝聞，讀書畢，夜分伏枕鳴卽位，攜鐵錐草疏，入京訟冤。至則逆奄已死，有詔卹死一子，乃詣闕謝恩，疏請誅曹欽程李實。蓋忠端削籍，乃成丙寅黨禍之首者也。得旨，刑部作速究問。崇禎元年簿時，出所袖錐，錐顯純，流血滿體。顯純自訴爲孝定皇末減，宗羲謂：「顯純與逆奄構難，忠良盡死其手，幾覆

論：雖如親王高煦，尙不免誅，况后之外親乎？」卒論二人斬。時欽程已入逆案，而李實辨：「原疏非實所作，乃逆奄取其印信，空本填寫，故墨在硃上。」又陰致宗義三千金，求勿質，宗義即奏稱：「李實今日猶能公行賄賂，其辨詞豈足信哉？」於對簿時，亦以錐錐之，然丙寅之禍，實由空本填寫，得減死獄成，偕同難子弟，設祭於詔獄中門，哭聲如雷，聞於禁中，思宗嘆曰：「忠臣孤子，朕心爲之惻然！」宗義與吳江周延祚、光山夏承錐、牟子葉、咨顏文仲，應時而斃。——二人乃斃諸君子於獄中者。思宗憫其忠孝，不之罪也。宗義在京師，毆應元胸，拔其鬚歸，焚而祭之。忠端木主前，乃治葬事。父寃既白之後，日夕讀書，十三經二十一史，及百家九流，天文曆算，道藏佛藏，靡不究心焉。忠端遺命，以蕺山劉忠正公宗周爲師，乃從之游，又約吳越中嚮學者六十餘人，共侍講席，力排陶爽齡援儒入釋之邪說。弟宗炎，字晦木；宗會，字澤望，並負異才，宗義親教之，皆成儒者。崇禎中，復用涓人，逆黨咸冀錄用，而在廷諸臣，或薦霍維華、呂純如，或請復涿州冠帶，至陽羨出山，特起馬士英爲鳳督，士英以阮大

賊爲援，仍持清
民貴池，諸家推
力辭不，宗義憂
子者，都免。南都
江而守，浦者，宗
以柯夏，浦，浮海

中官以安諸營者，宗義曰：『乘亂以濟私，致干衆怒，是賊也！正中守土，爲國保民，何罪之有？』監國從之。是年，作監國魯元年。大統曆頒之浙東。馬士英南中脫走，在方國安營，欲入朝，朝臣皆言宜誅之。熊汝霖恐其挾國安爲患，曰：『非殺士英時也，使其立功自贖。』宗義曰：『公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兵於陳恆？但不得謂其不當殺也。』汝霖大慚，謝過焉。遺書總兵王之仁曰：『諸公何不沈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而日於江中放船伐鼓，意在自守也。蕞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豈能久守乎？』總兵張國柱之浮海至也，諸軍大驚，廷議欲封以伯。宗義言於嘉績曰：『若封以伯，則國柱益橫！且何以待後來有功者？請署爲將軍。』從其請。又力請西進之策，孫嘉績以所部卒盡付之，與王正中合軍，得三千人。正中之仁從子也，以忠義自奮，宗義深結之，使之仁不以私意撓軍事，故諸軍與之仁有隙，皆不能支餉，而宗義軍獨不乏食。查職方繼佐軍亂，披髮夜走，投宗義，拜於牀下。宗義出撫其衆，遂同繼佐西行，渡海駐潭山，烽火遍浙西。太僕寺卿陳潛夫以軍同行，尙寶司卿朱大定兵部

主事吳乃武皆來會師，議由海寧以取海鹽，因入太湖，招吳中豪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直抵乍浦，約崇德、孫爽爲內應，會大兵已戒嚴，不得前，復議再舉，而王正中軍潰於江上，宗義走入四明，結山寨自固，殘兵從至者五百餘人，駐軍杖錫寺，微服潛出，欲訪監國消息，爲扈從計，戒部下無妄動，部下不遵節制，擾山中民，民潛焚其寨，部將茅翰、汪涵死之。己丑，聞監國在海上，乃與都御史方端士赴之，晉左僉都御史，再晉左副都御史。時方發使拜山寨諸營官，宗義言：『諸營之強，莫如王翊，乃心王室者，亦莫如翊，宜優其爵，使之總諸營以捍海上。』朝臣皆以爲然。俄而大兵圍健跳，城中危甚，會蕩湖救至，得免。時熊汝霖、劉中藻、錢肅樂皆死。宗義失兵無援，與尙書 吳鍾巒坐船中講學，推算歐羅巴曆法而已。宗義之從亡也，母氏尙居故里，章皇帝下詔：「凡前明遺孽，不順命者，錄其家口以聞。」宗義聞之，恐母氏罹罪，陳情監國，得請變姓名歸，鍾巒棹三板船，送三十里外，哭別於波濤中。是年，監國由健跳至翁州，復召宗義，副馮京第乞師日本，之長崎島，不得請，宗義賦式微之章，以感將士。

乃回甬上。是時，大帥治浙東，凡得名籍與海上有涉者，卽行剪除。宗羲雖杜門息景，然位在列卿，而江湖俠士，多來投止。馮侍郎京第結寨杜舉，——卽宗羲舊部。——大帥習聞其事，宗羲名與馮侍郎並懸通衢，有上變於大帥者，首列宗羲名，捕者益急。宗羲竄匿草莽，東徙西遷，屢瀕於危，然猶挾帛書招婺中鎮將，遣使入海告警，令爲之備，而不克。弟宗炎與京第交通有狀，被獲，刑有日矣。宗羲潛至鄞，以計脫。茲水寨主沈爾緒難作，牽連宗羲，大帥遣人四出搜捕，乃挈眷屬，伏處海隅，草間苟活。迨海氛靖後，聖祖仁皇帝如天之仁，不復根追勝國從亡之人。宗羲始奉母返里門，復舉葢山證人書院之會，從之請學者數百人，嘗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不讀，但從事於游談。學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乃不爲迂儒。』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讀書多而不求於心，則又爲僞儒矣！』故受其教者，不墮講學之弊，不爲障霧之言；其學盛行於東南，當時有南姚江西二曲之稱。——二曲者，李中孚也。康熙戊午詔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方藹，先以詩寄

宗羲，懲患之！宗羲次韻，答以不出之意。方藹商於宗羲門人陳庶常錫嘏，對曰：「是將迫先生爲謝疊山矣！」其事遂寢。未幾，有詔命葉方藹與同院學士徐元文監修明史，宗羲爲世家子弟，家有十三朝實錄，復嫻於掌故，方藹與元文又薦宗羲，乃與前大理院評事興化李清同徵，詔督撫以禮敦遣，宗羲以母老及老病辭，方藹知不可致，乃請詔下浙江巡撫，就家鈔所著書，有關史事者，付史館。元文又延宗羲子百家及鄞處士萬斯同參訂史事。——斯同宗羲之弟子。——宗羲戲答元文書曰：「昔聞首陽山二老，託孤於尙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吾遣子從公，可以置我矣。」宗羲之學，出於蕺山，雖姚江之派，然以慎獨爲宗，實踐爲主，不恣言心性，墮入禪門，乃姚江之諍子也；又以南宋以後，講學家空談性命，不論訓詁，教學者說經則宗漢儒，立身則宗宋學。又謂：「昔賢闢佛，不檢佛書，但肆謾罵，譬如用兵，不深入其險，不能勦絕鯨鯢也。」乃閱佛藏，深明其說，所以力排佛氏，皆能中其窺要。國難時，遺老以衣鉢晦迹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宗羲曰：「是不甘爲異姓之臣，反爲異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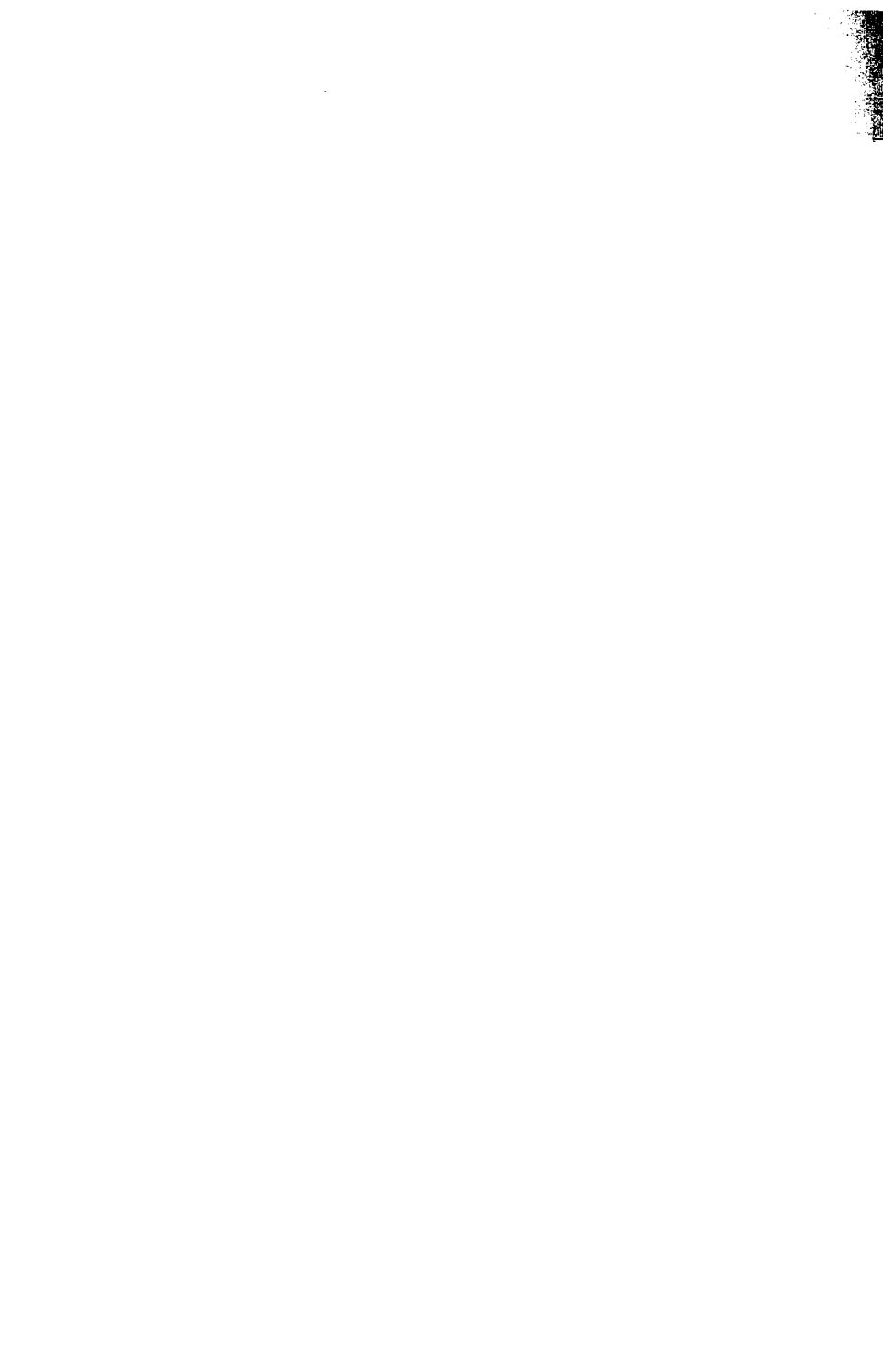
子！』弟宗會，晚年好佛。爲之反覆辯論，極言其不可；蓋於異端之說，雖有託而逃者，亦不容少寬假焉。宗義性耿直，於朋友中，多不少可。周囊雲一人之外，皆有微辭。在南都時，見歸德侯朝宗，每宴以妓侑酒。宗義曰：『朝宗之尊人，尙在獄中，而放誕如此乎？吾輩不言，是損友也！』或曰：『侯生性不耐寂寞。』曰：『夫人而不耐寂寞，則亦何所不至耶？』時人皆嘆爲至論。及選明文，或謂當黜方域文。宗義曰：『姚孝錫嘗仕金元，遺山終置之南冠之列，不以爲金人者，原其心也。夫朝宗亦若是矣。』乃知其論人嚴，亦未嘗不恕也。平生勤於著述，年逾八十，尙矻矻不休。所著有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宋儒學案，元儒學案，易學象數論六卷，辨河洛方位圖說之非，授書隨筆一卷，則閻若璩問尙書而答之者，春秋日食曆一卷，律呂新義二卷，少時，取餘姚竹管肉孔勻者，截爲管而吹之，知十二律之四清聲，乃著是書。孟子師說四卷，因葢山有論語大學中庸諸解，獨無孟子，以舊聞於葢山之說，集爲一書，故名師說。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宏光紀年一卷，龍武紀年一卷，永曆紀年一卷，魯紀年一卷，贛州失事

紀一卷，紹
興廢一卷，
曆考一卷，
法，勾股圖
楊隨筆，明
呂蘇二家
南雷文案
南雷文定
曰：三代
命，有志於
句短，唐以
野；自唐以

者，雖千古如一日也。』此論足以掃近人規撫字句之陋習矣！晚年愛謝皋羽晞髮集注冬青樹，引西臺慟哭記，蓋悲皋羽之身世蒼涼，亦以自傷歟？康熙戊辰冬營生壙於忠端墓側，中置石牀，不用棺槨，子弟疑之，作葬制或問一篇，援趙邠卿之例，毋得違命，自以身遭國難，期於速朽，不欲顯言也。卒之日，遺命一被一褥，卽以所服角巾深衣斂，遂不棺而葬。卒年八十有六，門生私謚曰文孝，學者稱爲南雷先生云。

顧炎武

顧炎武，本名絳，乙酉，改名炎武，字寧人，學者稱爲亭林先生，顧氏爲江東望族，五代時由吳郡徙徐州，南宋時遷海門，已而復歸吳下，遂爲崑山人。其先世在明正德間，有工科給事中，廣東按察使司僉事，溱之弟濟，刑科給事中，濟生兵部侍郎廣志，侍郎生左贊善紹芳，及國子生紹芾，紹芳生官廕生同應，同應之仲子，卽炎武也。紹芾生同吉，早卒，聘王氏，未婚守節，以炎武爲之後。炎武生而雙瞳子，中白邊黑，見者異之，讀書一目十行，性耿介，絕不與世人交，獨與里中歸莊善，同游復社，相傳有



文於通衢以自白，謙益聞之曰：「寧人何其卞也？」時有路舍人澤溥者，故相文貞公振飛之子，寓洞庭東山，識兵備使者，爲之愬冤，其事遂解。乃五謁孝陵，遂北行，墾田於章邱長白山下。戊戌，遍遊北都，謁長陵以下，圖而記之。次年，再謁十三陵，而念江南山水，有未遊者，復歸六謁孝陵，東游至會稽。次年，復北謁思陵攢宮，由太原大同以入關，又北走至榆林。康熙甲辰，與李因篤同謁攢宮，爲文以祭。往代州墾田，每言：「馬伏波田疇，皆從塞上立業。」欲居代北，曰：「使吾澤中有牛羊千，則江南不足懷矣！」然又苦其地寒，但經其始，使門人掌之。丁未，之淮上。次年，取道山東，入京師，萊黃培之奴姜元銜告其主詩詞悖逆，案多株連，又以吳人陳濟生所輯忠節錄，指爲炎武作，炎武聞之，馳赴山左，自請繫勘，李因篤爲告急於有力者，親往歷下解之。獄釋，復入京師，五謁思陵，從此策馬往來河北諸邊塞者十餘年。丁巳，六謁思陵，後始卜居華陰，嘗謂人曰：「徧觀四方，惟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而華陰綰穀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十里

之遙，若志在

武置田五十

『蓋以蒺藜

館事，以書招

書與門人之

乃貽書葉學

名愈高矣。『

其心，豈欲見

聞矣！『崑山

門鼎貴，以書

今茲親串，崛

川，以畢餘年

無子，自立從子衍生爲後。門人奉喪歸葬，高弟子吳江潘未收其遺書，序而傳之。撰述之書有：左傳杜解補正三卷，音論三卷，詩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韻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吳韻補正一卷，營平二州地名記一卷，求古錄一卷，金石文字記六卷，石經考一卷，日知錄三十卷，天下郡國利病書及肇域志二書未成。炎武留心經世之術，游歷所至，以二馬二驢載書自隨，至西北阨塞，東南海陬，必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與平日所聞不合，卽發書檢勘，其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聚天下圖經歷朝史籍，以及小說筆記，明十三朝實錄。公移邸報之類，有關於朝政民生者，酌古通今，旁推互證，不爲空談，期於致用。肇域志則專論山川要阨，邊防戰守之事，蓋炎武周流西北垂三十年，邊塞亭障，皆經目擊，故能言之了了也。晚年篤志六經，精研深究，居華陰，有請講學者，謝曰：「近日二曲以講學得名，遂遭逼迫，幾致凶死，雖曰：『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爲累，則已甚矣！况東林覆轍，有進於此者乎？」有求文者，告之曰：「文不關於經術政事者，不足爲也！」韓文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表平淮

西碑張中丞傳後敘，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不誠山斗乎？」在關中論學曰：「諸君，關學之餘也。橫渠藍田之教，以禮爲先，孔子嘗言：『博我以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然則君子爲學，舍禮何由？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方將賦茅鷗之不暇，何問其餘哉？」炎武生性兀傲，不諧於世，身本南人，好居北土，嘗謂人曰：『性不能舟行食稻，而喜餐麥跨鞍。』又謂：『北方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之人，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時人謂其評論切中南北學者之病。嘗至京師東海，兩學士延之夜飲，怒曰：『古人飲酒，卜晝不卜夜，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皆夜行之！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其狷介嫉俗如此！於同時諸君子，雖以苦節推百泉二曲，以經世之學推黎洲，至於論經評史，亦不苟同也。

節甫曰：『記成之後，客有問於予曰：有明一代，囿於性理，汨於制義，無一人知讀古經注疏者！自黎洲起而振其頽波，亭林繼之，於是承學之士，知習古經義矣，所以

閻百詩胡拙明諸君子，皆推挹南雷崑山；今子不爲之傳，豈非數典而忘其祖歟？」予曰：「黎洲乃蕺山之學，矯良知之弊，以實踐爲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陸王之非，以朱子爲宗；故兩家之學，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漢學爲不可廢耳！多騎牆之見，依違之言，豈真知灼見者哉？」客曰：「二君以瓌異之質，負經世之才，思見用於當世，垂勳名於來葉，讀書論道，重在大端，疏於末節，豈若抱殘守缺之俗儒，尋章摘句之世士也哉？然黃氏關圖書之謬，知尙書古文之僞；顧氏審古韻之微，補左傳杜注之遺，能爲舉世不爲之時，謂非豪傑之士耶？國朝諸儒究六經奧旨，與兩漢同風，二君實啟之！菜瓜祭飲食之人，芹藻釋瞽宗之奠，乃木本水源之在也；况若璩四書釋地，曲護紫陽；拙明洪範正論，直譏劉向；於此則從寬假之條，於彼則嚴踰閑之辨，非有心軒輊者乎？」予曰：「甲申乙酉之變，二君策名於波浪礪灘之上，竄身於榛莽窮谷之中，不順天命，強挽人心，發蛙黽之怒，奮螳螂之臂，以烏合之衆，當王者之師，未有不敗者矣！逮夫故土焦原，橫流毒浪之後，尙自負東林之黨人，猶效西臺之慟哭；

雖前朝之遺老，實周室之頑民，當名編熏胥之條，豈能入儒林之傳哉？「客曰：「固哉！子之說也！我祖宗參化育之功，體生成之德，不但不加以誅戮，抑且招之使來，所以突圍猛獸，得以遁跡山林；漏網長鯨，亦復啣濡江海，此伊古以來，未有之寬仁厚澤也！我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乙酉一年，不黜留都位號，唐桂二主，併爲竊據續編，卽欽定明史，亦倣宋史甲戌乙亥之例，大書而特書矣，是以郝彪佳熊開元皆有列傳，核二君事蹟，郝熊之流也。今子不尊聖人至公之心，而爲拘牽之論，何所見之不廣耶？」予曰：『噫！吾過矣！退而輯二君事實，爲書一卷，附於冊後。』

漢學師承記 卷八

一八

漢學師承記卷八終

跋

古者國家有巡守封禪朝聘
損益古今之宜，推所學以合於
知焉。自後儒以讀書爲翫物喪
疏，束之高閣，又其甚者，肆其創
論，末學膚受，後世滋惑，經學浸
僞，孔，梅，定，九，定，曆，算，胡，朏，明，辨
述，顯於當代，顯門之學，於斯爲
顯，寧人道之於前，錢，曉，徵，及先
驚耳目，舉世沿習，罔識其非，如
方靈皋以時文爲古文三禮之

道，王白田根據漢宋，比諸春秋之調人，惡莠亂苗，似是而非，自非大儒，孰有能辨之者？吾鄉江先生博覽羣籍，通知作者之意，聞見日廣，義據斯嚴，彙論經生授受之指，輯爲漢學師承記一書，異時采之柱下，傳之其人，先生名山之業，固當附此不朽，或如司馬子長史記班孟堅漢書之例，撰次敘傳一篇，列於卷後，亦足屏後儒擬議窺測之見，尤可與顧寧人錢曉徵及先君子後先輝暎者也。喜孫奉手受教，服膺有年，被命跋尾，不獲固辭，謹以所聞，質諸座右，未識先生以爲知言不也？嘉慶十有七年五月七日後學汪喜孫識

附 錄

經師經義目錄目次

易 書 詩 禮 春秋 論語 爾雅 樂

經師經義目錄 目次

經師經義目錄
目次

經師經義目錄

甘泉江 藩纂

易

魯商瞿子木，受易於孔子，五傳至齊田何子莊，子莊之後，有施孟梁邱之學——
施，施雠也。孟，孟喜也。梁邱，梁邱賀也。又有京氏學——京氏，京房也。從梁人焦延壽
學易，延壽嘗從孟喜問易，喜死，房以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
然則京生之學，實出於焦贛，長於災異，非孟氏易明矣。又有費氏易，費氏名直，本
以古字，號古文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成帝時，劉向典校書，考
易，以爲諸家說皆祖田何，大義略同，惟京氏爲異。又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之
易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京兆陳元，扶風馬融，河南鄭衆，北
海鄭玄，潁川荀爽，並傳費氏易。沛人高相治易，與費氏同時。其易亦無章句，專說陰

陽災異，自言：『出丁將軍，傳至相，丁將軍，丁寬也，受田何易，是爲高氏易。漢初立易，楊氏博士，——楊氏字叔元，田何之弟子也。宣帝後，立施孟梁邱之易，元帝又立京氏易，費高二易，民間傳之；後漢費氏興，而高氏微矣。永嘉以來，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至南齊，易用鄭義，隋唐始專主王弼，而漢晉諸儒之注皆亡。惟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博採諸儒之說，如孟喜京房馬融鄭玄荀爽劉表宋衷虞翻陸績略存一二。於是卦氣六日七分遊歸飛伏爻辰交互消息升降納甲之變，半見等例，藉此可以推尋。無如王韓清談，程朱理學，固結人心，或詆爲穿鑿，或斥爲邪說，先儒古義，棄如土梗矣。夫易爲卜筮之書，秦火未燔，商瞿受易以來，傳授不絕，則漢儒之說，以商瞿爲主；商瞿之說，孔子之言也。嗟乎！孔子之言，可以謂之穿鑿，謂之邪說哉？蓋易自王輔嗣韓康伯之書，行二千餘年，無人發明漢時師說，及東吳惠氏起，而導其源，疏其流，於是三聖之易，昌明於世，豈非千秋復旦哉？國初老儒，亦有攻王弼之注，擊陳搏之圖者，如黃宗羲之易學象數論，雖闢陳搏康節之學，而以納甲動爻爲僞象，又稱王

輔嗣注簡當無浮義；黃宗炎之周易象辭圖書辨惑，亦力闢宋人圖書之說，可謂不遺餘力矣。然不宗漢學，皆非篤信之士也。惟毛奇齡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書，易小帖四書，頗宗舊旨，不雜蕪詞，但以變易交易，爲伏義之易，反易對易之外，又增移易爲文王周公之易，牽合附會，不顧義理，務求詞勝而已！凡此諸書，不登茲錄。

易圖明辨十卷（胡渭撰）易說六卷（惠士奇撰）周易述二十三卷（易漢學八卷）易例二卷（周易本義辨證五卷）（惠定宇撰）易述贊二卷（洪榜撰）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張惠言撰）易音三卷（顧炎武撰）

書

尚書有二：一爲今文，伏生所授也；一爲古文，孔安國所傳也。書本有百篇，孔子序之，遭秦滅學，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一，堯典，合舜典爲一篇；二，皋陶謨，合益稷爲一篇；三，禹貢；四，甘誓；五，湯誓；六，盤庚；七，高宗彤日；八，西伯伐黎；九，微子；十，坤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

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合康王之誥爲一篇二十五，呂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柴誓二十八，秦誓又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共二十九篇。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授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於是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訖漢東京，相傳不絕，是爲今文尚書。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皆起，增多一十六篇：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三，大禹謨四，棄稷五，五子之歌六，允征七，湯誥八，咸有一德九，典寶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粟命十六，鄭康成謂之二十四篇者。分九共爲九篇也。遭巫蠱事，不得列於學官，故稱逸書，亦稱中古文。其傳之者，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涂憚，憚授桑欽。成哀時，劉向父子校理祕書，皆見之。後漢賈徽受業於涂憚，傳子

達。又有孔僖者，安國後也。世傳其學。尹敏、周防、周磐、楊倫、張楷、孫期亦習古文。又有扶風杜林，得西州漆書，互相考證，以授衛宏、徐巡。馬融亦傳其學。鄭君康成先受古文於張恭祖，既又遊馬融之門，乃淵源於孔氏。又通杜林漆書者也。是爲古文尙書。然增多之一十六篇，馬融云：『絕無師說，蓋安國以今文讀之，校其文字，習其句讀而已。』漢儒重師承，無師說者，不敢強爲之解。則張楷之注，賈逵之訓，馬融之傳，康成之注，亦但解伏生所傳之二十八篇。其一十六篇，皆無注釋也。所以謂之逸書。逸書者，非逸其文，其說逸而無考也。其後武成亡於建武之際，至東漢之末，允征、伊訓猶有存者，故康成注書，間一引之，如禹貢注引允征，典寶注引伊訓之類。迄乎永嘉，師資道喪，二京逸典，咸就滅亡。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尙書，自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尙書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賾所上之書，增多古文二十五篇：一，大禹謨；二，五子之歌；三，允征；四，仲虺之誥；五，湯誥；六，伊訓；七，太甲上；八，太甲中；九，太甲下；十，咸有一德；十一，說命。

上；十二，說命中；十三，說命下；十四，泰誓上；十五，泰誓中；十六，泰誓下；十七，武成；十八，旅獒；十九，微子之命；二十，蔡仲之命；二十一，周官；二十二，君陳；二十三，畢命；二十四，君牙；二十五，冏命。是爲僞古文尙書。僞孔傳。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航市得舜典一篇，奏上，比馬鄭注多『日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二十八字，乃分堯典之半爲舜典，此又僞中之僞也。時梁武爲博士，駁之，遂不行。至唐孔穎達爲正義，取僞孔書，又取此說，反斥鄭氏所述之二十四篇爲張霸僞造，霸僞造者，乃百兩篇。成帝時劉向以古文校之，非是，遂黜其書。漢書儒林傳，先述孔壁逸書，後敘百兩篇，則逸書非百兩明矣。且逸書及百兩篇，劉向父子領校祕書時，皆得見之，豈有向明知其僞，而撰別錄，仍取霸書乎？歆撰三統歷，述伊訓武成畢命諸篇，悉孔壁古文，豈有歆亦知其僞，而反取其說乎？沖遠之說，可謂游談無根矣！自此以後，正義大行，而馬鄭之注皆亡。至宋吳棫朱子始疑其僞，繼之者吳草廬、郝京山、梅鶯也。然皆未能抉其奧，探其蘊，逮國朝閻氏、惠氏出而僞古文

寢微，馬鄭之學，復顯於世矣。國朝注尚書者十有餘家，不知僞古文僞孔傳者，概不著錄！如胡朏明洪範正論，雖力攻圖書之謬，而闢漢學五行災異之說，是不知夏侯始昌之洪範五行傳亦出於伏生也。朏明雖知僞古文，而不知五行傳之不可闢，是以黜之。

古文尚書疏證八卷（閻若璩撰）禹貢錐指二十卷（圖一卷）（胡渭撰）古文尚書考二卷（惠定宇撰）尚書考辨四卷（宋鑒撰）尚書後案三十卷（王鳴盛撰）尚書集注音疏十二卷（尚書經師系表一卷）（江良庭撰）

詩

詩有齊魯韓毛四家，皆出於子夏。齊詩齊人轅固生作詩傳，號曰齊詩；魯人申培公受詩於浮邱伯，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號曰魯詩；燕人韓嬰推詩之意，作內外傳萬言，號曰韓詩；毛詩者，出自毛公，河間獻王好之，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於

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延年，延年授毓徐敖，敖授九江陳俠。』或云：『陳俠授謝曼卿。』三說不同，未知孰是。後漢鄭衆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注，鄭玄作箋，於是毛傳大行而三家廢矣。魏王肅又述毛非鄭，王基駁王申鄭，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而朋於王，陳統又難孫申鄭，王鄭兩家互相掎擊，皆本毛傳，自漢及五代，未有不本毛公而別爲之說者；有之，自歐陽修詩本義始，於經義毫無裨益，專務新奇而已！修開妄亂之端，於是攻小序者，不一其人，攻大序者，不一其人，若毛傳鄭箋，則棄之如糞土矣。至程大昌之詩論，王柏之詩疑，變本加厲，斥之爲異端邪說可也。國朝崇尚實學，稽古之士崛起，然朱鶴齡之通義，雖力駁廢序之非，而又採歐陽修蘇轍呂祖謙之說，蓋好博而不純者也。鶴齡與同里陳啟源商榷毛詩，啟源又著稽古編

三十卷，惠徵君定字亟稱之，其書雖宗鄭學，訓詁聲音以爾雅爲主，草木蟲魚以陸疏爲則，可謂專門名家矣，然而解『西方美人』則盛稱『佛教東流，始於周代』，至謂『孔子抑藐三皇，而獨聖於西方』，解『捕魚諸器』，謂『廣殺物命，恬不知怪，非大覺緣果之文，莫能救之』，妄下斷語，謂『庖犧必不作網罟』，吁！可謂怪誕不經之談矣！以佛說解經，晉宋間往往有之，然皆襲其說而改其貌，未有明目張膽若此者也。顧震滄之毛詩類釋，多鑿空之言，非專門之學，亦在刪汰之例。

詩說三卷（惠周惕撰）毛鄭詩考正四卷（戴震撰）詩本音十卷（顧炎武撰）詩音表一卷（錢坫撰）

禮

秦氏坑焚，禮經缺壞。漢與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之儀禮也。而魯徐生善爲容，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同而字多異。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有李氏上周官』

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即今之周禮也。『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後人各有損益。』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制，月令呂不韋撰，王制漢時博士所爲，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也。』傳禮經者，自瑕邱蕭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同郡后蒼及魯瑕邱，其古禮經五十六篇。蒼傳十七篇，所餘三十餘篇，以付書館，名爲逸禮。蒼說禮號后蒼曲臺記，授聞人通漢及戴德戴聖慶普，由是禮有大小戴。慶氏之學，普授夏侯敬，又傳族子咸；大戴授徐良；小戴授橋仁楊榮。新莽時，劉歆爲國師，始立周官經，杜子春受業於歆，授鄭興父子，此士禮周官授受源流也。慶氏曲臺，其亡已久。傳禮記者，馬融盧植鄭康成，自晉及唐，三禮皆用鄭注，至宋儒潛心理學，不暇深究名物度數，所以於禮經無可置喙，然必欲攻擊漢儒，乃於周禮中指摘其好引讖緯而已！南宋以後，始改竄經文，補亡之說興矣。士

禮十七篇，文詞古奧，宋儒畏其難讀，別無異說。至敖繼公始疑喪服傳非子夏所作，而注文隱攻鄭氏，巧於求勝，於是郝敬之臆斷，奇齡之吾說起矣。延祐科舉之制，易詩書春秋皆以宋儒新說與注疏相參，惟禮記則專用注疏，至陳澧乃爲集說一書，不從鄭注，於是談禮記皆趨淺顯而不問古義矣。至國朝如萬斯大蔡德晉盛百二，雖深於禮經，然或取古注，或參妄說，吾無取焉；方苞輩則更不足道矣。

周官祿田考三卷（沈彤撰）禘祫說二卷（惠定宇撰）周禮疑義舉要七卷（江永撰）考工記圖二卷（戴震撰）弁服釋例十卷（任大椿撰）車制考一卷

（錢坫撰）

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監本正誤一卷，石經正誤一卷（張爾岐撰）儀禮小疏一

卷（沈彤撰）儀禮釋宮譜增注一卷（江永撰）儀禮管見四卷（褚寅亮撰）

儀禮正譌十七卷（金日追撰）儀禮圖六卷（張惠言撰）禮經釋例十三卷（

凌廷堪撰）

深衣考一卷（黃宗羲撰）明堂大道錄八卷（惠定宇撰）禮記訓義擇言八卷，深衣考誤一卷（江永撰）深衣釋例三卷（任大椿撰）附三禮總義

禮說十四卷（惠士奇撰）禮經綱目八十五卷（江永撰）禮經十卷（金榜撰）春秋

孔子作春秋，爲之傳者：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及鄒氏夾氏。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皆不顯於世；傳於世者，左氏公穀三家。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繹椒，椒傳虞卿，卿傳荀况，况傳張蒼，蒼傳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貫公，貫公傳少子長卿，長卿傳張敞及張禹，禹傳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賈護，護授陳欽，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左氏，歆授賈徽，徽傳子逵，逵受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又作左氏訓詁，於是鄭衆、馬融、服虔皆爲左氏學，至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乃立於學官，遂盛行。江左中興，用服氏注。

後專用杜氏，而諸家之注廢矣。傳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仲舒傳、褚大、嬴公、段、仲、溫、呂步舒、嬴公、授孟卿及眭宏，宏授嚴彭祖、顏安樂，由是公羊有嚴、顏之學。數傳至孫寶，後漢何休爲之注。傳穀梁者，瑕邱江公受於魯申公，其學寢微，惟榮廣、浩星公二人受焉。蔡千秋、周慶、丁姓皆從廣受穀梁，千秋又事浩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乃詔千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後又選郎十人從千秋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詔劉向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使卒授十人，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望之等多從穀梁，由是大盛。又有尹更始事千秋傳其學，又受左氏傳爲章句十五卷，繼之者唐固、麋信。至隋時穀梁用范寧注，是時左氏學大行，二家鮮習之者。至唐趙匡、啖助、陸淳始廢傳談經，而三傳東置高閣，春秋之一大厄也。有宋諸儒之說春秋，皆啖趙之子孫而已。國朝爲左氏之學者，吳江朱氏、無錫顧氏、而鶴齡雜取邵寶、王樵之說，而不採賈服、震滄之大事表，雖精然實以宛斯之書爲藍

本，且不知著書之體，有不必表者亦表之，甚至如江湖術士之書，以七言爲歌括，不值一噓矣，茲不著錄。宋以後貴文章，治左氏，公穀，竟爲絕學。阮君伯元云：『孔君廣森深於公羊之學，』然未見其書，不敢著錄，餘倣此云。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顧炎武撰。）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卷。（馬驥撰。）春秋長曆十卷，春秋世族譜一卷。（陳厚耀撰。）左傳補注六卷。（惠定宇撰。）春秋左傳小疏一卷。（沈彤撰。）春秋地理考實四卷。（江永撰。）

附三傳總義

春秋說十五卷。（惠士奇撰。）

論語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及時人所言，或弟子相與言，而接聞夫子之語也。鄭康成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漢興，傳者魯論語齊論語古論語三家。傳魯論者，龔奮夏侯勝韋賢賢弟元成扶卿夏侯建蕭望之；齊論語則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

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傳之者，王吉、王卿、貢禹、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古論語出孔壁中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與齊魯不同，孔安國爲傳，馬融亦注之。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包咸、周氏並爲章句；鄭玄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焉。魏何晏又爲集解，梁陳鄭何並立於學官，唐則專用何注，而鄭注亡矣。至南宋朱子，始以論語、孟子及禮記中之中庸大學二篇，合爲四書，盛行於世。凡四書類及經總義類，皆附於此。

四書釋地一卷，四書釋地續一卷，四書釋地又續二卷，四書釋地三續二卷，四書釋地餘論一卷。（閻若璩撰）鄉黨圖考十卷。（江永撰）孟子字義疏證三卷。（戴震撰）論語後錄五卷。（錢坫撰）論語駢枝一卷。（劉台拱撰）附經總義

九經誤字一卷。（顧炎武撰）九經古義十六卷。（惠定宇撰）羣經補義五卷。（江永撰）經義雜記三十卷。（臧琳撰）古經解鈎沈三十卷。（余古農撰）經讀

考異義證十二卷（武億撰）經傳小記三卷（劉台拱撰）

爾雅

爾雅一書，張揖云：『釋詁一篇周公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漢儒爲此學者，隄爲舍人劉歆、樊光、李巡、孫炎。後用郭璞注，而各家之注俱亡。凡方言釋名小學諸書，皆附於後。

爾雅正義二十卷（邵晉涵撰）方言疏證十三卷（戴震撰）釋名疏證八卷，釋名補遺一卷，續釋名一卷（江良庭撰）小學鈎沈二十卷，字林考逸八卷（任大椿撰）說文解字義證五十卷（桂馥撰）別雅五卷（吳玉搢撰）

附音韻

音論三卷，唐韻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韻補正一卷（顧炎武撰）古韻標準四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江永撰）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戴震撰）四聲均和表五卷，示兒切語一卷（洪榜撰）

樂

古者六籍五經，禮樂並重。周衰，禮壞樂微，迨秦燔書，而樂之遺籍掃地盡矣。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爲樂官，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其後樂人竇公獻樂章，武帝時，河間獻王作樂記，與制氏不相遠。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禹爲謁者，獻記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寢微。魏晉以後，典章廢棄，卽班志所載二十三篇，已不復得，於是遂爲絕學。國朝諸儒蔚起，搜討舊聞，雖樂制云亡，而論音律者，求周尺漢尺之遺，尋審律審音之旨，俾二千餘年之墜緒，彰明宇宙，不誠繼往開來之偉業哉！若斯之類，不可泯滅，因別立一類以附卷末。

律呂新論二卷，律呂闡微十卷。（江永撰。）律呂考文六卷。（錢塘撰。）燕樂考原六卷。（凌廷堪撰。）

家大人既爲漢學師承記之後，復以傳中所載諸家撰述，有不盡關經傳者，有

雖關經術而不醇者，乃取其專論經術，而一本漢學之書，做唐陸元朗經典釋文傳注姓氏之例，作經師經義目錄一卷，附於記後，俾治實學者，得所取資，尋其宗旨，庶不致混莠於苗，以砮爲玉也。著錄之意，大凡有四：一，言不關乎經義小學，意不純乎漢儒古訓者，不著錄。一，書雖存其名而實未成者，不著錄。一，書已行於世而未及見者，不著錄。一，其人尙存，著述僅附見於前人傳後者，不著錄。凡在此例，不欲濫登，固非以意爲棄取也。次列既鈞，承命繕錄，因不揣禱昧，著其例於末。嘉慶辛未良月既望男鈞謹識。

右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附錄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卷，國朝江藩撰，洪惟昭代經學修明，定鼎之初，顧亭林、胡朏明、閻百詩諸先生崛起，遠紹兩漢諸儒之墜緒，篤實淳懿，恪守師法，承先啟後，私淑有人，實宋元明以來所未有！鄭堂特著此書，國朝經師學行出處，撰著緒論，搜括靡遺，洵盛業也！阮文達定香亭筆談，稱元和惠徵君定宇經學冠天下，鄭堂於惠氏弟子余君仲林，盡得其傳，洪北江詩話亦稱其學有師法，珠湖草堂筆記則稱是書極有史家體裁，鄭堂久在阮文達幕府，文達撰國史儒林傳稿，第一次顧亭林居首，第二次黃黎洲居首，而是書以兩先生編於卷末，以不純宗漢學也，亦可見其體例之嚴然如王蘭泉侍郎傳記及其以五七言詩章立門戶，譏其太邱道廣一事，洪北江詩話稱侍郎所選詩，一以聲調格律爲準，其病在於以己律人，而不能各隨人之所長，亦頗有微詞，亦何至如鄭堂所云也。又北江專記及其出示所作古文，指摘其用事訛舛，斷斷強辨一事，北江詩話則稱鄭堂過畢弇山宮保墓道詩曰：『公本愛才勤說項，我因自好未依劉。』亦隱然自具身分，惜

其爲饑寒所迫，學不能進也，則宛然報復之師矣。昔司馬子長撰酈生傳，不言其說高祖封六國後，完人之美，俾成佳傳也；又於子房傳見之者，紀其實也，此等事縱非鑿空，亦當記之說部等書，臚載本傳，無論有乖史例，亦適徵其所養之不醇；然究爲上下二百年一大著作，談漢學者決不可少之書，讀者略其小疵可耳！咸豐甲寅夏五朔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宋學淵源記序

嘗觀元代之尊孔子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至哉言乎！不唯有明講學者所弗能及，卽宋儒極力推崇，連篇累牘，亦未有若是之精確者也。蓋天之生物，氣具則命立，性賦則理存，而人秉天地之中以生，故爲萬物之靈，有斯世則有斯人，有斯人則有斯性，自開闢以至今日，自羲農以至今世之人，此理無一息之間斷，此性亦無一人之不具也。但天道不能無寒暑晝夜之遞嬗，人性不能無昏明強弱之不同；反其同而變其異，作之君，作之師，所謂修道之教也。粵稽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皋陶稷契伊周之爲臣，其所謂繼天立極者，亦不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全其天性而已。周衰，孔子生於東魯，出類拔萃，繼往開來；然使當日得行其道，亦不過致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原不能於各全天性之外，別有神奇也。無如天厭周德，其道未能大行於天下，不得已訂詩書，正禮

樂，序易象，修春秋，以垂教於萬世，而大經大法，奧義微言，具載六經；後之人果能於六經身體而力行之，以之修身，則可悟前聖之心傳；以之治世，則可返唐虞之盛軌，內聖外王，體用兼盡，原非爲託之空言已也。至於七十二子之徒，皆親炙門牆，身通六藝，其中惟顏曾獨得心傳，諸子則各具一體，其問答之間，皆因其品詣而指示之，非厚於顏曾而薄於諸子也；聖人之言，廣大精微，因人設教，使諸子各尊所聞，而深造之，其要歸亦未有不合於一貫之旨者也。孔子沒，楊墨興，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然當時已有好辯之譏。暴秦焚書坑儒，典籍蕩然，然斯人斯性，未嘗絕滅也。漢興，尊崇經術，諸大儒於灰燼之餘，或師學淵源，專門稽古，或殫心竭慮，皓首窮經，而各守一說，不相攻擊，意至厚也。昌黎崛起數百年後，推崇聖道，力排佛老，而於荀楊則曰：『大純而小疵。』亦何嘗於儒術之中，自相牴牾哉？蓋道在修己，功在安民，王道聖功，理無二致；故大學始言『格致誠正以修身』，終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節次不紊，事理相因，本心性以爲事功，卽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自宋儒道統之說起，謂

二程心傳，直接鄒魯，從此心性事功，分爲二道。儒林道學，判爲兩途，而漢儒之傳唐儒之衛道，均不啻糟粕視之矣。殊不知洛閩心學，源本六經，若非漢唐諸儒，授相承，宋儒亦何由而心悟？且詳言誠正，略視治平，其何以詆排二氏之學乎？南渡江西陸氏，永嘉陳氏，或尊德性，或講事功，議論與朱子不合，門下依草附木者，互攻訐，沿至有明，姚江王氏，本良知以建功業，稍徵實學，而推尊古本大學，不遵朱於是黨同伐異者，又羣起而攻陽明矣。本朝列聖相承，本建中立極之學，爲化民物之政。四子書仍遵朱子，十三經特重漢儒，名賢輩出，或登廊廟，黼黻皇猷，或守茅躬行實踐，府縣置學官，無聚徒私議之士，文武歸科第，無懷才不售之人，重熙洽，一道同風，直邁三代而媲美唐虞矣。今世之人，幸值休明之運，果能下學上達，古入官，言行一以孔聖爲依歸，則將仰高鑿堅，瞻前忽後，矻矻孜孜，寸陰是惜，又暇分唐分漢，關陸關王，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乎？甘泉江子鄭堂，博學多識，有志文，經術湛深，淵源有自，既編漢學師承記，芸臺宮保爲跋於前，既又纂宋學淵源

問序於予，予才疎學淺，曷能妄測高深，詳閱其書，無分門別戶之見，無好名爭勝之心，唯錄本朝潛心理學而未經表見於世者；其餘廟堂諸公，以有國史可考，不敢僭議也。其用心至矣！其用力勤矣！因忘其讜陋，本諸師傳，驗諸心得，爲弁數語於簡端，以答其虛衷下問之意；若夫精一執中，至誠無息之淵源，請還質諸世之善法孔子者。時皇清道光二年嘉平月長白達三書於粵東權署。

宋學淵源記目錄

卷上

孫奇逢

刁包

李中孚

李因篤

孫若羣

張沐

寶克勤

劉原淥

姜國霖

孫景烈

卷下

劉洵

韓孔當

邵曾可

張履祥

朱用純

沈昀

謝文游

應撝謙

吳慎

施璜

張夏

彭瓏

高愈

顧培

錢民

勞史

朱澤澣

向璿

黃商衡

任德成

鄧元昌

附記

沈國模

史孝咸

王朝式

薛香聞師

羅有高

程在仁

宋學淵源記卷上

甘泉江 藩輯

春秋戰國之際，楊墨之說起，短長之策行，薄湯武，非周孔，聖人之道，幾乎息矣。暴秦燔書，棄仁義，峻刑法，七十子之大義乖矣。漢興，儒生擣摭羣籍於火燼之餘，傳遺經於既絕之後，厥功偉哉！東京高密鄭君，集其大成，肄故訓，究禮樂，以故訓通聖人之言，而正心誠意之學自明矣；以禮樂爲教化之本，而修齊平治之道自成矣。爰及趙宋，周程張朱所讀之書，先儒之義疏也；讀義疏之書，始能闡性命之理，苟非漢儒傳經，則聖經賢傳，久墜於地，宋儒何能高談性命耶？後人攻擊康成，不遺餘力，豈非數典而忘其祖歟？惟朱子則不然，其言曰：『鄭康成是好人。』又曰：『康成是大儒。』再則曰：『康成畢竟是大儒。』朱子服膺鄭君如此，而小生豎儒，妄肆詆訶，果何謂哉？然而爲宋學者，不第攻漢儒而已也；抑且同室操戈矣。爲朱子之學者，攻陸子

爲陸子之學者，攻朱子，至明姚江之學興，尊陸卑朱，天下士翕然從風。姚江又著朱子晚年定論一篇，爲調人之說，亦自悔其黨同伐異矣。竊謂朱子主敬，大易『敬以直內』也；陸子主靜，大學『定而后能靜』也；姚江良知，孟子『良知良能』也；其末節雖異，其本則同，要皆聖人之徒也。陸子一傳爲慈湖楊氏，其言頗雜禪理；於是學者乘隙攻之，遂集矢於象山；詎知朱子之言，又何嘗不近於禪耶？蓋析理至微，其言必至涉於虛而無涯涘，斯乃『賢者過之』之病，中庸之所以爲難能也。儒生讀聖人書，期於明道，明道在於修身，無他，身體力行而已，豈徒以口舌爭哉？有明儒生，斷斷辯論朱陸，王三家異同，甚無謂也。我朝聖人，首出庶物，以文道化成天下，斥浮僞，勉實行；於是樸樸之士，彬彬有洙泗之遺風焉！藩少長、吳門、習聞、碩德者，彥談論，壯遊四方，好搜輯遺聞逸事，詞章家往往笑以爲迂。近今漢學昌明，遍於寰宇，有一知半解者，無不痛詆宋學；然本朝爲漢學者，始於元和惠氏，紅豆山房、半農人、手書楹帖云：『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不以爲非，且以爲法，爲漢學者，背其師承何

哉！藩爲是記，實本師說。嗟乎！耆英彫謝，文獻無徵，甚懼斯道之將墜，恥躬行之不逮也。惟願學者求其放心，反躬律己，庶幾可與爲善矣。至於孰異孰同，概置之弗議弗論焉。國朝儒林，代不乏人，如湯文正、魏果敏、李文貞、熊文端、張清恪、朱文端、楊文定、孫文定、蔡文勤、雷副憲、陳文恭、王文端，或登臺輔，或居卿貳，以大儒爲名臣，其政術之施於朝廷，達於倫物者，具載史宬，無煩記錄；且恐草茅下士，見聞失實，貽譏當世也。若陸清獻、公位，秩雖卑，然乾隆初，特邀從祀之典，國史自必有傳矣。藩所錄者，或處下位，或伏田間，恐歷年久遠，姓氏就湮，故特表而出之。黃南雷、顧亭林、張蒿菴，見於漢學師承記，茲不復出，此記之大凡也，附書於此。

孫奇逢

孫奇逢，字啟泰，號鍾元，容城人。年十七，中萬曆庚子科舉人。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友，以聖賢相期勉。居喪盡禮，偕兄弟廬墓，巡按御史以聞，下詔旌表。天啓時，魏奄竊朝柄，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被逮，三君與善繼、奇逢友善，時善繼在榆關，贊孫承

宗軍事，奇逢遣弟彥逢上書高陽曰：「左魏諸君，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有心者孰不扼腕？昔盧次梗，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布衣爲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今不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不自愛其名。左魏之品，可方獻吉，非次梗所敢望。奇逢一介書生，無由哭訴，尙慚茂秦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德涵下乎？」高陽覽書，卽具疏請朝，面陳軍事，忠賢大懼，謂高陽與晉陽之甲，夜繞御牀而泣，乃馳詔止之。然高陽亦不能申救也。時三君子誣賊以萬計，許顯純嚴行追比，奇逢與善繼之父鹿太公正及張果中倡首捐助，輸者麇至，繳納未竟，而三君已斃於詔獄矣。乃經紀其喪，歸葬故里。高陽知其賢，將薦之於朝，奇逢知時不可爲，自陳願老公車，不敢以他途進。崇禎丙子，容城被圍，率里人堅守，巡撫上其事，有旨褒美而已。時李自成已陷秦晉，賊氛甚迫，乃移家之易州五公山中，依之者數百家。奇逢定條約，修武備，暇則講論身心性命之學，遠近慕德，土賊亦相戒勿犯。孫先生順治中巡按御史柳寅東陳蜚交章

論薦。朝命敦促，固辭弗應。詔遂率子弟躬耕於蘇門之百泉山，築堂名兼山，讀易其中，四方負笈而來者日衆。睢州湯斌成進士後始從學，謹守師說，奇逢門下第一人。也。其學於憂患中，默識心性原本，嘗曰：『喜怒哀樂中，視聽言動，必合於禮，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世之學者，不務躬行，惟騰口說，徒增藩籬，於道何補？』病世之辯朱陸異同者，不知反本，著理學宗傳，以周程張邵朱陸薛王羅顧十一子爲正宗，漢董子以下迄明季諸儒中謹守繩墨者次之，橫浦慈湖等議論有出入儒佛者又次之。其言平實切理，門戶之見泯然矣。康熙十五年卒，年九十二。孫之淦，康熙壬戌進士。

刁包

刁包字蒙吉，祁州人。明天啓中舉人，再試不第，遂謝公車，立志於學。嘗曰：『吾日三省吾身，心無妄念乎？言無妄發乎？事無妄爲乎？』居鄉黨，恂恂如也。然見義必爲，勇過孟賁；崇禎末，流賊至祁，散家財結聚千餘人，守且戰，賊卻走。時有二璫督兵，探

卒報賊勢張甚，璫怒，謂卒誑語惑軍心，欲斬之。包厲聲曰：「必欲殺此卒，請先殺刀包！」二璫氣索而止。賊去，流民滿野，爲茅屋處之，且給以食，有傷痍者，予以藥，存活數百人。山東婦女被難者，不能歸，遣健僕六人護之歸，於其行，敦屬六人保護，入拜而送，六人感泣，盡歸諸其家，無一人失所也。甲申聞變，服斬衰，朝夕哭，忽有僞官趣之起，七發書拒之，其人將行戕害，會闖敗得免。初聞百泉講學，嚮慕其言行，後讀梁谿高氏遺書，大喜曰：「不讀此書，虛過一生矣！」作木主奉之，或有過，卽跪主前自訟。居父喪，慟哭無已時，鬚髮盡白，三年不入內，不飲酒食肉，能盡古喪禮。及母歿，大哭，嘔血數升，以毀卒，將卒時，肅衣冠起坐，命子濂告先人及高子主前，俄曰：「吾胸中無一事，去矣！」遂逝，門弟子私謚爲文孝。

李中孚

李中孚，盩厔人，家在二曲之間，人稱爲二曲先生。父可從，字信吾，烈士也。崇禎末，應募從軍，隸監紀孫兆祿軍，從陝西總督汪喬年討闖賊，喬年戰死襄城，兆祿與河

從等五千餘人同日死難。中孚年十六而孤，母彭氏教之讀，家貧，常借人書，遂博覽經史，考其誤謬，著書數十卷，及長盡棄之，爲窮理之學，以悔過自新爲始基，靜坐觀心爲入手，謂：「必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過，悔過乃能改過，此顏子不遠復之功也。」已而母歿，往襄城求父骨，將以合葬，不得，襄城知縣張允中感其孝，爲可從立祠。常州知府駱鍾麟師事中孚，聞在襄城，迎至道南書院，主東林講席，繼講於江陰。靖江宜興，興起甚衆，還襄城以竣祠事。初，可從從軍，以落齒一枚與其妻曰：「賊氛甚熾，此行恐不能生還，見齒如見我也。」中孚以落齒與母合葬，名曰齒冢。崑山顧炎武作襄城記，異詩以褒美之。康熙十二年，陝西總督鄂善以隱逸薦，固辭以疾。十七年，禮部以眞儒薦，大吏至其家敦迫之，中孚絕粒六日，至拔刀自刺，大吏駭去，得以疾辭，遂居土室，反扃其戶，不與人通。後聖祖西巡，召赴行在，辭以老病，乃就其家取所著四書反身錄，賜額曰：「關中大儒。」大吏使作表謝，詞甚拙，大吏笑置之。晚遷富平，率弟子王心敬傳其學。心敬字爾緝，鄆縣人，少爲諸生，歲試，學使遇之不

以禮脫帽而出。平居不苟言笑，終日默坐。有人問學，曰：「反求諸己而已矣！」心敬學問淹通，有康濟之志。所著豐川集，中論選舉、餉兵、馬政、區田法、圃田法、井利說、井利補說諸篇，皆可起而行，較之空談性命，置天下蒼生於度外而不問者，豈可同日語乎？朱高安督學關中，數造廬請益焉。陝西總督額忒倫年羹堯先後上章薦於朝，兩徵不起。羹堯以禮招致幕府，心敬見其所爲驕縱不法，避而不見，亦不往謝。世宗聞而重之。乾隆初，有蒲城新進士應廷試，鄂西林相國問：「豐川安不？」——豐川心敬之號也。進士不知爲何許人，茫無以對，相國笑曰：「若不知若鄉有豐川亦成進士耶？」

李因篤

李因篤，字天生，一字子德，富平人。明季庠生，時天下大亂，因篤走塞上，訪求勇敢士，招集亡命殲賊以報國，無有應者。歸而閉戶讀經史，爲有用之學，與李中孚友善。崑山顧炎武至關中，主其家，甲申乙酉之間，與炎武冒鋒刃，間關至燕，兩謁愍帝。

攢宮。康熙己未詔舉博學鴻詞，朝臣交章薦之，因篤以母老辭。是時秉鈞者聞其名，必欲致之，大吏承風旨，縣官加意迫促，因篤將以死拒，其母勸之行，始涕泣就道，試授翰林院檢討，以母老且病，上疏辭職歸養，疏曰：「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皇上勅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馥、大理寺少卿張雲翼等，旁採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連塵薦牘，獲奉諭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促臣應詔赴京。臣母年逾七旬，屬歲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撞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頓牀褥，轉側需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於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煢煢，相依爲命，躬親扶侍，跬步難離。隨經具哀辭，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內三人，其中稱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概駁回，竊思己病或可僞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爲諉卸之端？痛思臣母遲暮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貪承恩詔，背母遠行，必至倚門倚閭，夙病增劇，况衰齡

七十，久困扶牀，輦路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迴西景以無期，萬一有人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餅壘之恥奚償？卽臣永爲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朝廷，非臣愚之所敢出也。皇上方敬事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宏錫類之仁，推之士庶，寧忍子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蓋閣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母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閭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卽部臣推諉之語，槩指臣三人而言。非謂臣必舍其親而不知顧也。且臣雖謏陋，而同時薦臣者悉皆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斁天倫，無顏以對皇上；而循陔負疚，躁進貽譏，則於薦臣諸臣，亦爲有覲面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人催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

也明矣。况皇上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九重嚴邃，情壅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皇上拔之前列，奉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命悚惶，忝竊非分。臣衡茅下士，受皇上特達之知，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君，俯迫諗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闕庭，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孺切下情，惟哀祈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無以次人丁聽其終養。」臣身爲獨子，與例正符！伏願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遄歸，扶養其母，叨沐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臣母子銜環鏤骨，竭畢生而報國方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矣。」疏上，有旨放歸。吳江鈕琇謂：「本朝兩大文章，葉方伯映榴絕命疏，與因篤陳情表也。」一後奉母家居，晨夕不離左右，鄉人稱其孝焉。其學以朱子爲宗，時二曲提唱良知，

關中人士皆從之游，二曲與因篤交最密，晚年移家富平，時相過從，各尊所聞，不爲同異之說。君子不黨，其二子之謂乎？平生尙氣節，急人之難，亭林在山左被誣陷，因篤走三千里至日下，泣訴當事，而脫其難。性抗直，面斥人過，與毛奇齡論古韻不合，奇齡強辯，因篤氣忿填膺不能答，遂拔劍斫之，奇齡駭走，當時相傳爲快事。或曰：「因篤性剛，非君子也。」予曰：「無欲則剛，人之所難，故聖人有未見之嘆。子之言過矣。」因篤詩文出唐入宋，乃一代作者，有壽祺堂集行於世。

孫若羣

孫若羣，淄川人，學贍品端，言動有則，鄉里稱爲「小聖人」。早歲成進士，謁選京師，任少司寇克溥延之課子，坐不易牀，食不兼豆，雖盛暑亦衣冠危坐，如見大賓。司寇知其二子應童子試，時山左學使與司寇交善，將爲之地，而不知二子名，屢欲問之，憚其嚴，終不敢發。若羣寡言語，然有問難者，則指畫談議，滔滔不絕。評騭人文，務愜其隱，窮通壽夭，皆能以文決之。康熙癸丑出爲交城知縣，遣其子歸淄就昏，去後，

見其近作制藝，嘆曰：「吾子其不反矣！」歸家數日，竟無故自縊死。治交多異政，秩滿，遷四川某州知州，卒於官。

張沐

張沐，字仲誠，上蔡人。順治十五年進士，除直隸內黃縣，敦教化，重農事，注《六諭》。言反覆譬喻，雖婦孺聞之，亦憬然改過也。朔望集諸生講學明倫堂，勉以聖賢之道。在官五年，坐事免，復以薦起知四川資縣，治資如內黃，一載告歸，從百泉遊。初，湯文正道出內黃，與語大悅，寄書百泉，稱其「任道甚勇，求道甚切」。及入京，文正與人書又云：「仲誠腳踏實地，學以主敬爲功，治易有心得，當代眞儒也。」後主遊梁書院，晚關白龜圖以教學者，時人咸稱爲「上蔡夫子」云。

竇克勤

竇克勤，字敏修，柘城人。少勤學，讀書恆至夜半。比長，治五經，聞耿介石傳百泉之學，從之游，居嵩陽六年，遂契心宗。介石名介，登封人。順治八年進士，官至少詹事，百

泉之高弟子也。克勤應京兆試，獲雋，謁湯文正公，日夕請業。文正謂：「師道不立，由教官之失職。」勸克勤就教職，選泌陽教諭。泌陽地小而僻，人鮮知學。克勤立五社學，置之師，各設規過勸善簿，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又立童子社學，授以孝經小學，次及四書五經，暇則讀書，雖饘粥不繼，晏如也。康熙十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丁母憂歸，於柘城東門外建朱陽書院，倡導正學，服除，入京授檢討。一日，聖祖命諸翰林院作楷書，克勤書『學宗孔孟，治法堯舜，而其要在慎獨』十四字以進，聖祖覽而器之，尋以父老乞歸。著有孝親闡義，事親庸言，切於內行，卒年六十四。

劉原淥

劉原淥，字崑石，安邱人。明末盜賊蜂起，原淥與仲兄某，率鄉人壘土爲堡以禦賊，賊至，守堡者多被創死，仲兄出鬪，身中九矢，力戰，原淥從之，發數十矢，矢盡，仲兄磨之去，原淥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乃舉刀斬二渠帥，獲馬六匹，賊遁去。亂定，以力耕致富，旣而推膏腴於仲兄，以其餘爲長兄立後，兼贍亡姊家，於是謝人事，閱

道書，求長生久視之術。寢食俱廢，得咯血疾，遂棄去。後讀宋儒書，乃篤信朱子之學。集朱子書，作續近思錄，嘗曰：『學者居敬窮理二者，皆法文王而已矣。』「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居敬之功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窮理之功也。『每五更起謁祠後，與弟子講論，常至夜分。仲兄疾，籲天祈以身代，兄死三日內，水漿不入口。又爲鄉人置義倉，儉歲煮粥，以食饑人，嘗曰：『人與我一天而已！何畛域之有焉？』卒年八十二。

姜國霖

姜國霖，字雲一，濰縣人。生有至性，父客燕中，感病。國霖往省，跣走千里，至則父已歿，無錢市棺，以衣裹尸負之行，乞食歸里，泣告族黨曰：『父死不能斂，又不能葬，欲以身殉，又有老母在，長者何以教我？』人憐其孝，爲捐金以葬。母善怒，一日怒甚，國霖作小兒嬉戲狀，長跪膝前，持母手披其面，母大笑，自是不復怒。時年五十矣，師事昌樂周士宏，嘗與雲一至莒，樂其山川，遂移家昌樂，死而葬焉。國霖築室墓側，安貧

守素不求於人，值歉歲，三旬九食，莒人恐其餓死，聞於官而周之粟，亦弗卻也。昌樂閻循觀問國霖喜讀何書？曰：『論語，終身味之不盡；予年四十，始能不以貧富撓其心，五十始能不以死生動其心。』其自述如此。循觀字懷庭，年十八，舉於鄉，初喜讀西方書，後覽朱子大全集，乃專志洛閩之學。少孤，及長，春秋家祭，哀慕泣下。乾隆三十四年成進士，授考功司主事，持大體，不阿附上官，衙中會食，必四五簋，循觀獨懷餅食之，同僚哂其儉，曰：『性能粗糲，非矯強也。』一同年友爲外官，遺之金，不受，曰：『忝居此職，不敢受！且不可以貧累君也。』未幾引疾歸，卒於家。循觀之友有韓夢周者，字公復，濰縣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其學以存養省察，致知三者爲入德之資，躬行士也。後爲萊安縣，有政聲，長洲彭進士紹升稱其治萊如元魯山。

孫景烈

孫景烈，字□□，號西峯，武功人。早歲舉於鄉，爲商州教官，勤於課士，不受諸生一錢。雍正年間，巡撫蒲坂崔公，以賢良方正薦，授六品銜。乾隆庚午，陳文恭公撫陝，奉

旨舉經明行修之儒，將以景烈名入告，先是二年己未成進士，明年授檢討，以言事忤旨，放歸。景烈深自韜晦，乃以賦性拘墟，學術膚淺，固辭。主講關中書院、蘭山書院，教生徒以克己復禮。居平，雖盛暑，必肅衣冠。韓城王文端公爲入室弟子，嘗與人曰：「先生冬不爐，夏不扇，如邵康節學行如薛文清。」又曰：「先生歸籍三十年，雖不廢講學，獨絕聲氣之交，爲關中學者宗，有自來矣。」

記者曰：『自孫奇逢以下諸君，皆北方之學者也。北人質直好義，身體力行；南人習尚浮夸，好騰口說，其蔽流於釋老，甚至援儒入佛，較之陸王之說，變本加厲矣。北學以百泉二曲爲宗，其議論不主一家，期於自得，無一語墮入禪窟；卽二曲雖提唱良知，然不專於心學，所以不爲禪言，不爲禪行也。刁王諸子，亦皆敬守洛閩之教者，豈非篤行志道之士哉！』

宋學淵源記 卷上

一八

宋學淵源記卷上終

宋學淵源記卷下

甘泉江 藩輯

劉 沟

劉沟，字伯繩，山陰縣人。忠介公宗周之子也。忠介家居講學，弟子中有未達者，問於沟，答問如流，無滯義，共相敬服。及忠介聞國變，絕食死。唐魯二王，皆遣使致祭，蔭以官，辭曰：「敢因父死以爲利？」既葬，杜門不出，絕人事。副使王爾祿，故忠介門生，以白鏹三百兩請刊忠介遺書，不受。語來侔曰：「幸爲我辭！出處殊途，毋苦相強！」忠介欲著禮經考次一書，屬沟撰成，處小樓中，日夕編纂，以夏小正爲首篇，而附月令帝王，所以治曆明時也。次丹書，而附王制，正以正朝廷之百官萬民也。於是原禮之所由起，而次禮運焉；推禮之行於事，而次禮器焉；驗樂之所以成，而次樂記焉；然後述孔子之言，次哀公問，次燕居閒居坊記表記，設爲祀典，次以祭法祭義祭統大

傳，施於喪葬，次以喪大記，喪服小記，雜記，申以曾子問，檀弓，奔喪，問喪，終之以問傳，三年問，喪服四制，而喪禮無遺矣。君子常服深衣，雅歌投壺，不可不講也。則次以深衣，投壺，男女冠笄，婚姻所有事，則次以冠義，昏義，而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合三十篇，謂之禮經。別分曲禮，少儀，內則，玉藻，文王世子，學記，七篇，謂之曲禮。垂老未卒業，其子茂林始克成之。著書之暇，談論惟史，孝咸，惲仲升，數人而已。或勸之舉講會，不應，戒其子曰：『若等當常記憶大父遺言，守人譜以終身，足矣。』人譜，忠介所著書也。病時所臥榻，乃假之祁氏者，強而易之曰：『豈可終於假人之榻耶？』門弟子私謚曰：「貞孝先生。」惲仲升，號遜庵，壽平之父。黃宗羲以仲升爲蔽山門下第一人，其事蹟莫詳。或曰：「魯王監國時，授職爲監司，兵敗後，薙髮於靈隱寺，久之，攜子歸毘陵，反初服。」云。

韓孔當

韓孔當，字仁父，沈求如之弟子。其學以名教經世，嚴於儒佛之辨。家貧，未嘗向人

稱貸，每言：『立身須自節用始。』出陸梭山家居制用一編示學徒。與人講學，反復開導人，有過於講學時以危言動之，而不明言其過，聞者內愧沾汗也。疾亟，謂弟子曰：『吾於文成宗旨，覺有新得；然檢點於心，終無所用，小子識之！』味其言，則知其學不尊文成，而尊朱子矣。

邵曾可

邵曾可，字子唯，與韓孔同時，皆餘姚人也。爲人以孝弟爲本。少愛書畫，一日讀孟子：「伯夷，聖之清者也。」句，忽有悟，悉棄去，壹志於學。時初立姚江書院，里人多笑之。曾可曰：『不如是，虛度此生。』遂往聽講，主講者爲史孝威，曾可師事之。其初以主敬爲宗，自見孝威之後，專守良知，嘗曰：『於今乃知知之不可以已，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不爾，日用跬步，鮮不買買者矣。』孝威病，晨走十餘里，叩牀下，省疾，不食而反，如是月餘，亦病，同儕共推爲篤行之士焉。

張履祥

張履祥，字考父，桐鄉人，明季諸生。幼孤貧，不能就外塾，其母授以四子書，及長，從劉忠介公游，嘗書所得呈質，忠介可之。明亡，教授里中，著《經正錄》，自敘云：「天之恆道，民實秉之；存亡顯晦，而治亂以分！由古道今，百世無忒也。故綱常者，經世之本，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國治，猶恆星不愆，而五氣順布，四時序行也。邪慝生於心，則禍亂中於世，殆非朝夕之故矣！極陰生陽，無往不復，有開必先，非學不爲功，竊取反經之義，輯舊聞，舉其要以端其本。」云云。居鄉躬耕，習於農事，著《補農書》，以爲「學者舍稼穡，別無治生之道；能稼穡則無求於人，而廉恥立；知稼穡之艱難，則不敢妄取於人，而禮讓興；廉恥立，禮讓興，而世道可以復古矣。」又著有《楊園備忘錄》。其學以鹿洞爲宗，蓋戴山見姚江末學，流於禪言禪行，作人譜以正其失，履祥傳其學，故所著之書，切於日用。是時主講者，多不務己，徒騁口辯，深疾其所爲，不敢抗顏爲師，來學者一以友道處之。履祥頗能詩，秀水朱彝尊稱其「詩無頭巾氣」云。

朱用純

朱用純字致一，崑山人。父集璜，貢生，大兵下江南，城破不屈死，用純痛其親之死，取王袁攀柏事，自號柏廬。其學以主敬爲程，長洲徐枋屢以書問學，答曰：「竊觀吾兄，酬應人倫，微喜諧謔，雖無損大節，要非君子所宜爲何者？書云：『盛德不狎侮』，身狎侮，其職不修；心狎侮，其體不立。」孔子曰：「修己以敬己。」非外人物而爲孤子之己修，亦非外人物而爲偏寂之修，故一修己而人安，百姓安矣。若視他人一分可忽，便是自己一分學力未到！蓋聖賢實見人之與我，「此心同，此理同」，吾無可驕於彼，彼無可爲吾所忽者。「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夫又何可忽乎哉？夫又何可忽乎哉？狎侮之心，畢竟起於忽人；忽人之心，畢竟起於不自修；未見自修之至，而猶恐忽人者也！此「溫恭克讓」所以爲「堯之德」，「溫恭允塞」所以爲「舜之德也」。枋又言：「先須發悟，而後可以言學。」用純曰：「聖賢之道，不離乎事事物物，卽事事物物而道在，卽事事物物而學在；苟欲先得乎道，而後言學，則離事與物而二之，亦析學與道而二之矣。」朱子曰：「人須是

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然後可到簡易地位；若先以易簡存心，便入異端。一惟卽事物而達簡易之理，故應天下之事，接天下之物，不覺其煩難；若舍事物而求簡易，則雖應一事，接一物，便覺煩難，不勝分錯。聖賢之學，無過一敬，敬猶長隄巨防，滴水不漏，敬之至也。一敬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能事畢，變通鼓舞，盡利盡神，希聖希天之學，俱在於是。』用純居平晨起，謁家祠，誦孝經，置義田，贍宗族，友愛諸弟，白首無間。康熙十八年，詔舉博學鴻儒，有將以用純薦者，力卻之。有司舉鄉飲大賓，亦弗應。其教生徒，先授以近思錄，次以四子書，每歲孟春率生徒行釋奠先師禮，將事後講書一章，以誠意啟沃人心；又恐學者空言無實，作輟講語，反躬自責，言多深切。鄉里重其學行，世傳家訓，乃用純之文，世人不知，誤爲文公所作。卒年七十二，卒之前三日，設先人位拜於中堂，起顧弟子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勉之！』著有愧訥集，大學中庸講義行於世。無子，以弟之子導誠嗣。徐枋字昭法，明史有傳。

沈 昫

沈昫初名蘭先，更名昫，字朗思，仁和人。前明諸生，劉忠介之弟子也。明亡，教授里中，嘗絕糧，采階前馬藍草爲食，客有餽米者，不受，客固請，昫固辭，推讓良久，昫饑且憊，遂仆於地，客乃駭走。旣而蘇，徐起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老人耳！」忠介卒後，傳其學者，互相爭辯，曰：「道在躬行，徒以口舌爭，非先所望於吾曹也！」以喪禮久廢，輯士喪禮說授弟子陸寅。疾亟，人問曰：「此時何似？」曰：「知誠敬而已！」沒後，貧無以斂，友人應撫謙經紀其喪，爲之涕泣不食，或問之，曰：「吾不敢輕受賻以辱先生，一撫謙之徒姚敬恆趨而前曰：「如敬恆者，可以斂沈先生乎？」曰：「子之篤行，乃沈先生所許也，可矣！」敬恆乃斂而葬焉。

謝文游

謝文游，字秋水，南豐人。明季諸生。時天下大亂，慨然有出世志，入廣昌香山爲浮屠氏之學，好大慧和尚書，學佛益力。後得餘姚龍溪書讀之，大悔前此之非，遂偕友生講於新城之神童峯。有王聖瑞者，力攻陽明，與之辯論，累日不能勝，退而爲之心

動；又讀羅整庵困知記，遂專力程朱，闢程山學舍，顏其堂曰「尊洛」，著大學中庸切己錄，以爲「爲學之要」，「畏天命」一言盡之矣！聖人一生，戰兢惕厲，曰：「願諶天之明命。」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一旦及爾游愆，」無非畏天命之心法！學者注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稍有一念之私，急須痛悔刻責，速自洗滌，無犯帝天之怒！工夫既久，人欲淨盡，上下同流，樂天境地，可得而臻也。」時寧都易堂九子星子髻山七子以文章氣節名，髻山宋之盛過訪文游，見其學行醇粹，遂約易堂魏禧彭任會講程山，咸推文游篤恭行，識道本。康熙二十年得疾，自爲墓志卒。

應撫謙

應撫謙，守嗣寅，仁和人。早歲能文章，尚氣節，與虞峻民張伏生蔣與恆諸子結社講學，因東林之後，幾復二社，以詩文制藝號召南北知名之士，非顧高二君之志也，於是絕聲色之交，獨究性命之旨，故名其社爲「猿社」。康熙十八年，以博學鴻儒

徵稱疾不行，大吏促之，輿牀詣有司驗疾，乃得免。海寧知縣許某請主書院，兩造其廬，不見，旣而曰：『是非君子之道也！』乃棹小舟往謁，令大喜曰：『先生其許我耶？』遂巡對曰：『令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足矣！』彼騰口說者，客氣耳！』令默然。旣出，卽行，弟子曰：『令君必來，去何急也？』笑曰：『令君好事，必有所贈，拒之則益其慍，受之則非心所安也。』遂解維疾去。同里姜圖南爲巡鹺御史歸，贈攜謙金，弗受。一日，遇諸涂，方盛暑，攜謙衣木棉衫，圖南歸，遺以葛二端，且曰：『此非盜蹠物也。』攜謙卻之曰：『吾昨偶中寒，絺衣故在篋也。』其治經以實踐爲主，坐臥小樓中，几一榻，書籍之外，別無長物，終日端坐，無疾言遽色，遠近從學者甚衆，里中一惡少年，使酒好鬪，忽求聽講，許之，聽講三日，甚拘苦，遂去，使酒如故。一日，持刀欲殺人，勢洶洶莫能沮，忽見攜謙來，遽失色，刀墮於地，攜謙以好語撫之曰：『一朝之忿，何至於此？』少年俯首謝過去，自後與人爭，旁觀者不能勸解，給之曰：『應先生來矣！』卽遁走。所著書甚多，以朱子爲宗，陽明之說，亦不致辯也。

吳 慎

吳慎，字徽仲，歙縣諸生。篤行好學，尤致力於宋五子書。以誠敬爲宗，故自號敬菴。游梁谿時，主東林書院者，爲高世泰，字彙旃，忠憲公之從子也。恪守家法，春秋釋奠畢，升堂卽席，以次開講，威儀肅然，莫不歛容欽聽。慎與施璜無錫張夏同受業焉。後歸歙，會講紫陽還古兩書院，四方來學者甚衆，老於家。著有周易粹言，大學中庸章句翼，行於世。

施 璜

施璜，字虹玉，休寧人。初爲舉業，詣府應試，入紫陽書院聽講，瞿然曰：「學者當如是矣！」遂棄舉業。發憤志於道。自梁谿歸，紫陽還古兩處會講，首推璜。璜先期齋戒，至開講日，肅衣冠，升座，以誠感人。教學者以「九容養外，九思養內，以造於自得。」學者翕然宗之。在東林時，將歸，與世泰約某年某月日來赴講會，及期，世泰設榻以待，或曰：「千里之期，能必信乎？」曰：「施生，篤行君子也，必如約，如失信不至，吾不

復相天下士矣！言未終，而橫擊其子至矣。著有思誠錄、小學近思錄發明等書。

張夏

張夏，字秋紹，隱於菰川，孝友力行。初受業於馬文肅之門，後入東林書院。其學先經後史，博覽強記，而歸本修齊。高世泰歿後，主東林講席。湯文正爲江蘇巡撫，至書院與夏講學，聽其說，邀至蘇州學宮講孝經小學，退而著孝經解義、小學滄注；又考先儒書，著洛閩源流錄。卒年八十餘。

彭瓏

彭瓏，字雲客，號一庵，蘇州衛籍。早歲補庠生，有文名。順治初結慎交社，始則宋質穎弟兄三人及尤侗、汪琬、吳敬生七人而已。後遠近聞風入社者，不可勝紀。年近四十，貢入成均廷試，以知縣用，不就。順治十四年，順天鄉試舉人，十六年成進士，選惠州長寧縣。縣城在山中，僅五里，前假令貪而酷，民甚苦。瓏至，去苛政，與民休息，自書楹柱云：『厥田下下，惟願減賦輕徭，乞五都之小息。自我居居，庶幾飲冰茹檠，偕百

姓以長寧。』數月後，訟簡民安，訟庭稀鞭扑聲。以廉直忤知府，又與前假令有隙，乃合謀誣陷，遂罷官歸。初，隴好佛，又喜道家言，至六十餘，得梁谿高顧二家書讀之，始潛心儒術，一以主敬律身，嘗謂其子定求曰：『吾始泛濫涉獵，好語渾同，所謂騎牆耳！寧有當乎？學至窮神達化，而終歸於一矩，故知居敬窮理之功，不可須臾懈也！尙何敢曠逸之耽，馳騫之役乎？』於是悉屏平生所玩物，署所居曰「志矩齋」，端坐其中，陳四子書五經及宋儒諸書，尋繹點注，夜以繼日，自稱「信好老人」。集諸生課八股文，引而進之於道，弟子著錄者百有餘人。或曰：「公何自苦？」曰：「吾不忍使後生之無聞也。」湯文正知隴學，嘗稱之聖祖前，文正卒，隴爲之出涕曰：「不復見正人矣！」吳民立文正祠，歲時伏臘，必至其祠，瞻拜盡禮，卒年七十又七。弟子私謚曰：仁簡先生。子定求，字勤止，康熙十二年舉人，十五年會試廷對皆第一，官至國子監司業。定求孫啟豐，字翰文，雍正四年舉人，明年會試殿試亦皆第一，官至吏部右侍郎。彭氏在明時，仕不過七品，自隴以後，一門鼎貴，爲三吳望族。隴治家整肅，至

今子弟恪守庭訓，不踰規矩，有萬石之遺風，江南仕祿之家，鮮克由禮，當以彭氏爲矜式焉！

高愈

高愈，字紫芝，無錫人，忠憲公之兄孫也。十歲，讀忠憲遺書，卽有向學之志。後補弟子員，不事帖括，日誦經史，謹言行，嚴取舍，嘗曰：『士求自立，須自不忘溝壑始。』事親孝，父晉侯嗜酒，每食必具酒肉，出就人飲，必遣僮往候，已立道左俟，父出趨而扶掖歸。先後居父母喪，不內寢，不飲酒食肉。有兩兄皆歿，撫其子女爲之婚嫁。家有田數十頃，性好施予，所入錢穀，隨手輒盡。晚年坐是大困，嘗啜粥七日，尙挈子登城遠眺，可謂「貧而樂」矣！張清恪撫吳日，檄有司延主東林講席，以瘍疾辭，有司饋以楸皮，不受。平居和易近人，以異語道子弟，不加訶斥。終日靜坐，不欠伸，當暑，不裸跣，與人食，不越簋下箸。里人有忿爭者，至愈前，輒慚愧而去。時縣中講學者，好以道學相攻擊，獨於愈皆曰：「君子人也！」著有周禮朱子小學注。乾隆中督學尹會一以

小學注頒行於學官，使諸生習之。

顧培

顧培，字昀滋，無錫人。少多病，其母憂之，命棄舉子業，事胎息導引之術，行之有效。後從宜興湯之錡問學，幡然改曰：「道在人倫庶物而已！甚矣哉，吾向者之自私也！」之錡，有弟子金敞傳其學，培築共學山居以延敞，晨夕講貫，守高忠憲靜坐之說，於默識未發之中，悟性善之旨，四方來學者甚衆。春秋大會於山居，復行忠憲七規，有請益者，教以默識大原，實體倫物，七日後，釋奠先師，習禮歌詩，歲以爲常。張清恪公詣東林講學，疑靜坐非入德之方，培暢忠憲之旨，往復千言，清恪不能難也。

錢民

錢民，字子仁，嘉定人。早孤，年十三，棄書學賈，性拘謹，言動以禮，數爲鄉里所侮，慨然曰：「世多妄人，求其不妄者，惟聖人乎？」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齋戒往祭，願爲聖人之徒，其夕夢一偉丈夫告之曰：「道之不明，由後儒之說亂之也！子欲爲學，屏

去漢以後書，其可矣。既歸，始取四子書讀之，題所居曰「存養」。反觀克己，日有啟發。陸清獻公知嘉定，從之講學。又五年，清獻在籍，往平湖見之，清獻與之語，多不合，怪問其所由，曰：「公從朱子入，民從孔子入耳！」嘗與友人書曰：「先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作聖之基也；「誠正」者，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即物窮理，其病在於無本！六經注我，其誤在於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朱子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求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知不能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朱子教初學者，即責以「知盡而後意可誠。」又云：「格物者，窮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滋甚，又安可得而誠乎？且堯舜之知，不能徧物，况初學乎？此未合乎孟子也！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紛紛焉爭朱陸之異同，是謂「舍己田而芸人之田，」終亦必亡而已矣！」

「培之說，以經注經，頗得經旨。」即物窮理，「其病在於無本。」「六經注我，」其誤在於無末，「二語，可謂破的之論！」辯朱陸之異同者，何嘗見及此哉？

勞史

勞史，字麟書，餘姚人，世爲農，少就塾讀書，長而力耕，以養父母，夜則披卷莊誦，讀朱子大學中庸序，慨然以道自任，又讀近思錄數過，起立設香案稽首曰：「吾師在是矣！」史以爲「天之命我者，若君之詔臣，父之詔子，一廢職即膺嚴譴，一墜家業即窮無所歸，可不慎哉？」引接後學，委曲盡誠，傭工下隸，皆引之向道，曰：「盡汝分所當爲，務實作去，終身不懈，即是賢人，勿自棄也！」聞者莫不憬然。其德化於鄉里，商賈不鬻僞物，有爭鬪者，多攜酒登堂，求辯曲直，史異語解紛，無不帖服，即芻兒牧豎，亦服其教，不事戲弄，一鄉之中，有洙泗之風焉。弟子桑調元自錢塘來謁，論學數日，臨行送之，曰：「我壽不過三年，恐不復相見矣。」後三年九月，語弟子汪鑒曰：「今月某日，吾其逝乎？」遂編詣親友家飯，與老者言所以教，與少者言所以學，令家

人治木飭喪事，死之前一夕，趣具湯姚人。父死於雲南，鑿護喪歸，至漢川泊沙渚，衆呼爲孝子。爲人尙氣節，史之歿也，鑿實左右焉。

朱澤澣

朱湘陶，名澤澣，寶應人。早年力學，涉獵天文地理諸書，窮竟原委，久之，學者其「居敬」也，徒矜持於言貌「也，徒汎濫於名物，而所爲「無方以爲朱學固如是者；不知從來道問之說，其於中庸之旨深乎？故知「居存卽存其所窮之理，初非有二也。」

恕爲直隸總督，知澤澤之學行，欲薦於朝，作書與其弟，使先爲道意，弗應。晚年得脾疾，然猶五更起觀書，至夜分不倦，疾甚，吟康節詩曰：『任經生死心無異，雖隔江湖路不迷。』命家人治後事，別親友卒。

向 璿

向璿，字荆山，山陰人。少攻八股文，年二十餘，居母喪，始閱性理書，一日，讀孟子：「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瞿然曰：『吾其遂爲禽獸乎？』切已悔過，心不寧者數月。時有王行九者，文成之裔也，開講良知之學，璿往請業，聆其言，心有所得，以書問難往復者再，遂致力於王氏之學，爲輔仁會，赴會十有餘人，每月朔一舉，威儀進止，咸中規矩，里人目以爲癡。璿作癡人傳，其文以遊戲出之，非居敬之道，茲不錄。璿爲王學有年，後讀程朱書，心竊疑之，偶於書肆中得高忠憲公年譜讀之，遂盡棄其學而學焉。謹守雒閩諸書，與其徒辯析異同，著志學錄明。其學一本程朱，不雜以異說，嘗言：『事事反躬，刻刻畏天，一刻不畏天，便是罪過；一事不反躬，便涉怨尤。』故

其平日雖小過，亦自責甚嚴，日之所爲，夜必告天。其弟子有黃良輔，程登泰，良輔字序言，亦始宗王學，後歸程朱，能文章。登泰字魯望，侍父病勞瘁得咯血症，人稱爲孝子，疾劇，尙讀書不輟，人止之曰：「死，命也；以學死，不愈於徒死乎？」二人皆山陰人也。

黃商衡

黃商衡，字景淑，改名商衡，長洲人。黃孝子農之遺孤也。節母金氏，課商衡夜讀，常至雞鳴時，流涕述先人志行以勸之。家貧，或勸之使商衡學賈，曰：「命當貧，改業能富耶？吾不忍墮先人志也。」商衡承母志，益刻苦於學，夜寢刻香繫鐵錘，上承銅盤，香盡錘墮，擊盤鏗然作聲，卽驚覺起讀。所爲文，詞深理奧，因此久困童子試。陳恪勤公知蘇州府，試閱其文，曰：「深入顯出，非熟讀宋五子書者，不能作此文！」拔置第一。院試不獲雋，年四十餘，始補弟子員，遂無意功名。日讀先儒性理書，尤好戴山人極圖說，推衍其義，貫以論語大學中庸，及橫渠朱子之緒，輯爲一書，題曰：困學錄，自

命爲『又次學人』。先是孝子卒於康熙二十一年，雍正元年詔訪窮簷苦節，節母年十七而寡，歿於雍正二年，五十餘年矣。例合請旌，時沈公德潛爲諸生，與其友數人請於大吏，具以聞，得邀旌典。至乾隆六年，其父復以孝子旌，謀建孝節坊，擇日奉主人忠孝祠，遽得疾，強起拜送，尋卒。

任德成

任德成，字象元，吳江府學生，篤於儒行，奉朱子『白鹿洞規』，一因集自漢及明先正格言，與『洞規』相發明者，合爲一書，名『洞規大義』，以明先後一揆之旨。居鄉勤施濟，置社倉，創鄉塾，濬萬頃江達之太湖，里中無水患，有司以聞，賜八品服。年饑，煮粥食餓者，鄉人德之。一夕，步於庭，有偷兒方踰垣下，見德成，驚欲竄走，徐語之曰：『子毋恐！得無患餒乎？吾與子米。』量一斛給之，曰：『此危道也，慎勿更爲！』其人叩頭負米去，乃徧告其黨，相戒勿竊。任氏，其言頗聞於人，於是同里津津傳述焉。而德成未嘗語人也。雍正初，詔舉賢良方正，鄂文端公爲布政使，欲薦德成，固辭，乃已。乾

隆三十七年，年八十九，十月得疾，誠其子曰：「勤讀書，勉爲善，守此兩言，可矣！」遂吟康節詩云：「俯仰天地間，浩然無所愧。」吟罷而逝。詔採天下遺書，其家以所著書，上之四庫館。

鄧元昌

鄧元昌，字慕濂，贛人也。少爲諸生，有文名。後得宋五子書讀之，曰：「今而後始知爲人之道矣！出入禽門而不知省，哀哉！」遂棄舉子業，致力於學。零都宋昌圖以通家子往謁，與之講論，大喜曰：「吾小友也！」館昌圖於家，晨夕論學，爲日程，言動必記之，互相考核。有兄瞽而頑，大小事必告而行，後母性暴而刻，每怒，元昌長跼請罪，必釋乃已。後母弟及弟婦，元昌待之甚厚；弟死有子，婦泣請於元昌曰：「感伯之德，誓不他適，願苦守撫孤兒。」元昌亦泣拜之，自是不入內處，攜其子寢於中堂，課其子與弟之子，後皆成立。元昌有田在城南，秋成視穫，見貧人子拾秉穗者，招之曰：「來，女無然！我教女讀，能背誦者，我與女穀！」羣兒爭趨之，始教以識字，既使諷章句，

又以俚語譬曉之，羣兒踴躍受教，卒穫時，羣兒號曰：「先生將歸矣！奈何？」至有泣者；嗣後視穫，羣兒來學以爲常，城南人無少長，皆曰：「我鄧先生！」一見有衣冠問元昌者，則曰：「我鄧先生客也！」不敢慢。市井人見元昌來，必起立，俟其去，始就座，其至誠感人也如此！

記者曰：『劉洵以下，皆南方之學者也。夫道學，始於濂溪，而盛於洛閩，自龜山關書院以講學，於是白鹿、鶴湖相繼而起，逮及明時，講席徧天下，而東南尤甚！至本朝其風衰矣。爰考厥初，其講學皆切於身心性命之旨，自道南東林以還，但辯論朱陸王之異同而已！是爲詞費！是爲近名！卽以洛學而論，同時康節別立一幟，然二程不非邵，邵亦不非程也。朱陸之「主敬」「主靜」，及論尊德性道問學之互異，亦各尊所聞，各行其志而已，初未嘗相爭相競也。惟太極無極之說，遺書往來，辯難不置，此乃教學相長之義，豈務以詞勝者哉？昔朱陸會於白鹿，象山講「君子小人喻於義利」一章，聽者泣下，朱子深爲嘆服，謂「一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象山云：「清

田亦無陸子靜，建安亦無朱元晦。「觀二子之言，可見其廓然至公，無一毫私意存乎中矣。陽明之學，不過因陸子之言，而發明之；其後爲王學者，遂視朱子爲仇讎，朱學之徒，又斥陸王爲異端，而攻擊者，並文成之事功亦毀之；甚至謂「明之亡，不亡於朋黨，不亡於寇盜，而亡於陽明之學術」，吁！其言過矣！藩詮次諸君子，於曉曉辯論三家之異同者，概無取焉。」

宋學淵源記 卷下

宋學淵源記卷下終

附記

甘泉江 藩輯

沈國模

沈國模，字求如，明季餘姚諸生，爲文成之學，嘗與劉忠介公證人講會。歸而闢姚江書院，與管宗聖、史孝咸、史復、講明良知之說。與山陰祁忠敏公友善。忠敏以御史按江東，一日杖殺大憨數人。適國模至，欣然述杖殺人事。國模瞠目，字祁曰：『世培亦曾聞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乎？』後忠敏嘗語人曰：『吾慮囚必念求如言，恐倉卒喜怒過差，負此良友也。』崇禎末，屏處石浪。明亡，聞忠介死節，爲位痛哭。順治十三年，死於石浪。管宗聖，字霞標，餘姚人。崇禎十四年卒。

史孝咸

史孝咸，字子虛，餘姚人。國模歿後，繼主姚江書院。嘗曰：『良知非致不真。』又曰：

「空談易，對鏡難。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精察力行之，其庶乎？」家貧，日食一粥，泊如也。其學以覺悟爲宗。崑山葛瑞五參學有得，通書孝咸，復之曰：「人生惟此一事。足下旣於此有省，良可慶幸！深望百尺竿頭進步，否則藕絲一縷，亦能絆人也。」卒於順治十六年。

王朝式

王朝式，字金如，山陰人。國漢之弟子。嘗與證人社，忠介主誠意，朝式守良知，曰：「學不從良知入，必有誠非所誠之蔽。」由是會者往往持異同，從忠介學者，多以沈史爲禪學。忠介嘗致書朝式，其略曰：「僕生也晚，不及事前輩老師大儒，幸私淑諸人。於吾鄉得陶先生，學有淵源，充養自得，每與講席，積痼頓開，退而惘然，失所懷也。其他若求如之斬截，霞標之篤實，子虛之明快，皆僕自忖以爲不可及者，不問其爲儒與禪也。至足下志願之大，骨力之堅，至之以不止，成就正未可量，亦不暇遽問其爲儒與禪也。然而世人悠悠，不能無疑，曰：「諸君子言禪言，行儒行，律禪律，何以道

學爲「諸君子自信愈堅，世人疑之愈甚。今將永拒人於流俗，不得一聞聖人之道，是亦諸君子之過也！」傳有之：「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諸君子誠畏天命，憫人窮，有溥濟一世之願，盡一世之人，納之大道，闢陽明之室，接孔孟之傳，則心迹去就之際，宜必有以自處矣。若止就一身衡量，諸君子既已自信矣，亦安往而不可乎！然僕有以知足下之必爲彼而不爲此也。」——忠介所稱陶先生，陶奭齡也。——朝式得書，亦不辯，亦不慍。崇禎十年，浙中大饑，朝式入岷賑粟，全活甚衆。時天下大亂，將走四方，求奇傑之士，謀治安戰守之策，不果行。尋卒，年三十八。朝式卒之年月無可考，大約在順治初也。

薛香聞師

先生諱起鳳，字家三，少孤，依舅氏廣嚴福公，公本滕縣諸生，厭棄世法，出家傳磬，山宗，住揚州法雲寺。寺有謝太傅祠，謝姓子孫，欲占爲己產，倚勢鳴官，福公見逐，居吳下，隱於卜，得錢資先生從師讀。——福公卽吳人所稱不二和尚也。——間與

先生論出世法，輒解悟，乃大喜曰：「末法衆生，不識心原，儒佛互爭。子欲見儒者身說法，要以見性爲宗，誠能見性，何儒佛之有？」先生之學，出入儒佛，所由來矣。先生少爲長洲縣學生，與余古農師、汪孝廉元亮同學，爲古文詩歌，見稱於時。日夕讀書，損一日。高宗南幸紫陽書院，山長以先生名聞於大吏，強先生應召試。呈獻詩中，有「范甯中年眼暗侵」之句，山長令改之，不可。庚辰舉於鄉，文名益著，來學者甚衆。嘗誨人曰：「作聖之基，當從誠意始。此心本無所染，意不誠，則有污矣；須知此心染污，不得能識。」子在川上，「舜居深山」時氣象，則取之左右逢原矣。或有問輪回之說者，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一語盡之矣。」潘從先生受句讀，方十二齡，卽諭以涵養工夫。一日，潘怒叱僕人，先生婉言開導曰：「讀書以變化氣質爲先。女如此氣質，尙能讀書乎？况彼亦人子也，爲女役者，迫於飢寒耳！方哀矜之不暇，忍加訶責耶？」後主沂州書院，得疾歸，筮之不吉，書紙尾曰：「勿起妄心，勿生妄見。修行懺悔，時哉時哉！」尋卒。先生天性純厚，雖居貧，常周人之急。姊家負人責百金，未卒前數日，

出金

藏書。羅
道原，
然，有
善也，
子乎？
其身，
無湮
攘，常
聞言，

書有餘師。」又出所作持敬主一二銘示之，曰：「力爲之！」於是棄所學而學焉。尤喜明道象山陽明念菴之書，旁推曲證，頗多心得。後謁雷寧化，受業門下，每有陳說。雷公曰：「子太聰明，如水銀潑地，吾懼其流也。」乾隆二十七年，舉優貢生，遂入京師。三十年應順天鄉試，出彭芝庭先生之門，與彭公子尺木居士友善，屢至吳門，主其家，同修淨業，閉關七旬，讀首楞嚴，參究上乘。嘗言：「東西二聖人，權實互用，門庭迴別，其歸宿名相，離言思絕；一旦不立，二復何有？惟自證者知之，非可以口舌爭也。」性喜出游，常之廣東，客恩平縣李文藻官舍。又見戴東原太史於京師，始檢注疏及爾雅說文解字諸書爲訓故之學，有釋蠹一篇，文煩不錄。三十七年，會試報罷，後游宜黃，有余子安者，館之石甯山僧舍，日誦華嚴經，修念佛三昧。尋至揚州高旻寺，主僧貞公照月，門風甚峻，屢呈見解，不許，曰：「此是口頭學得，何關本分？」詰以古德機鋒，不能對，乃發憤入禪室，隨衆起倒，晝夜參究，居半年，積疑頓釋，遂辭去。偕同參僧度錢塘，又之寧波，主同年友邵海圖家，度海上落伽山，禮大士。已而至吳下，與

尺木居士遊太湖洞庭樂石公之勝，賃僧舍居之。未幾，又至寧波。有高自謂解脫，然名心不死，又與海圖入京應試，不獲雋，得末疾，復至吳下，疾大劇，踉蹌歸，甫抵家而死。汪愛廬師讀其與法鏡野論春秋書，評曰：「上帝臨壇，萬靈拱肅，世尊下降，諸天震動。」尺木居士謂：「有高奮乎百世之下，希三代之英，可謂豪傑之士！」又稱其文「華梵交融，奏刀砉然。」傾倒至矣。昔日與友人程君在仁，挑燈道故，程君曰：「羅先生可謂天下第一學人。」予曰：「爲宋儒之學，不及道原，歸西方之教，不如照月，肄訓詁之學，不如戴太史文，則吾不知也。」又曰：「其學佛，猛勇精進，必往生淨土。」予曰：「人之所以學佛者，爲了生死耳！閉戶參究，回光反照，卽可以了矣。何事僕僕道路爲？亦可謂疲於津梁矣。當鐘鳴漏盡之時，尙不知反，幾死道路，危哉！且屢上公車，求一進士而不可得，名利之心甚熾，而能了不染之心耶？清淨世界中，一朵蓮花，豈容此凡夫跌坐其上！」在仁又述其在奉化西峯寺事云：「一日，出白金易泉金甚夥，縣役疑其爲盜，捕之。手仆三人，餘皆逃去。尋自詣縣，令升堂見之。叱使跪，

不應詰其姓名，不答。羈之。告成寺邵海圖聞其事，白於縣令，釋之。能禦強暴，豈非豪士哉？予笑曰：「此妄人之所爲也！當縣役捕時，曉之曰：『我羅舉人，非盜也。』卽不信，同縣役詣縣，自述顛末，且可援邵海圖以爲證，其事卽解，何必用武耶？其在縣堂時，縣令聞其勇，愈疑其爲盜，所以叱之詰之，何以不答？豈亦將施老拳於縣令耶？幸有海圖在耳！設海圖不知，縣令橫虐，竟肆桁楊，因好勇鬪狠，毀傷父母遺體，不孝莫大焉！少有知識者尙不爲，而學佛者爲之乎？」

汪愛廬師

先生諱縉，字大紳，吳縣諸生。少孤，程太孺人撫以成立。幼入塾讀書，性不善記，年十六，試爲文，數百言立就。其文在荆川百川之間，至於發揮經旨，涵泳道德，唐方二家所不及也。喜爲詩，以陳子昂杜少陵爲則。不二師見其虎邱題壁詩，詫曰：「此白衣大有根器。」後見寒山拾得詩，喜其字字句句，皆從性海流出。於是以詩作佛事，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之妙境，非若王安石之句摹字擬也。尤工古文，人所不能

言者能言之，人所不敢言者能言之，人所不能暢者能暢之，人所不能曲者能曲之。其出儒入佛之作，則言思離合，水月圓通，有不可思議者。尺木居士許之曰：「噓氣成雲。」王光祿西莊云：「讀大紳文，十洲三島，悉在藩溷間矣。」然而先生之志，不在此也。有詩曰：「消沈文字海，萬古涕淋浪。」先生之志，蓋在向上一義矣。壯歲讀陳龍川文集，慕其爲人，思見用於世；既而讀宋五子書，又讀西來梵莢，始悟其非謂「趙宋以來，儒與佛爭，儒與儒爭，膠葛紛紜，莫能是正。」乃統其同異，通其隔闕，仿明趙大洲二通之作，著二錄三錄，以明經世之道；又著讀書四十揭私記，以通出世之法。嘗謂藩曰：「吾於儒佛書有一字一句，悟之十餘年始通者，讀二錄三錄，當通其可通者，不可強通其不可通者。」尺木居士謂「先生之論儒佛，一彼一此，忽予忽奪。」似未深知先生者。先生豈無權量於其間耶？先生落落寡合，往來最密者，尺木居士一人而已。曾主來安建陽書院，以正學教諸生，緣歲饑，輟講歸。又嘗應浙江 寶學使聘校試文，非所好也。歸而閉戶習靜，不復應科舉。作無名先生傳曰：「先生

講學，不朱不王；先生著書，不孟不莊；先生吟詩，不宋不唐；先生爲人，不獯不狂；先生處世，不圓不方。』復作歌曰：「先生有耳聽清風，先生有眼看明月，先生有身神仙人，先生有家山水窟；先生於事無不有，人欲說之壁掛口。』自述其孤往也如此。以食廩歲滿貢太學，未得教官。卒年六十八。臥疾數日，口不及家事，索茗盡兩甌曰：『好好！』而逝。

彭尺木居士

尺木居士，又號知歸子，名紹升，字允初，大司馬芝庭公之四子也。八齡，躓於戶闕，損一目。早歲舉於鄉。乾隆己丑成進士，例選知縣，不就。生性純厚，稟家教，讀儒書，謹繩尺，初慕洛陽賈生之爲人，思有以建白樹功名，後讀先聖書，遂一志於儒言儒行，尤喜陸王之學。及與薛汪二先生遊，乃閱大藏經，究出世法，絕欲素食。久之，歸心淨土，持戒甚嚴。好作有爲功德，鳩同人施衣施棺，恤鰥放生，鄉人多化之。修淨業後，一切屏去，惟讀古德書。閒作漢隸，收弄金石文字，嘗謂予曰：『朱子亦愛金石碑版，此

論語所謂「游於藝」非玩物喪志也。』治古文，言有物而文有則，熟於本朝掌故，所著名臣事狀，良吏述，儒行述，信而有徵，卓然可傳於後世。論學之文，精心密意，紀律森然；談禪之作，亦擇言爾雅，不涉禪門語錄惡習。其解大學「格物」一訓「格」爲「度量」，本之倉頡篇。宋以後儒者，自撰詁訓，豈知此哉！其讀古本大學一首，有裨於經傳，文曰：『大學一書，古聖人傳心之學也；傳心之學，「明明德」一言盡之矣！「親民」者，「明德」中自然之用，非在外也。「民吾同體親之」云者，還吾一體而已矣。故下文不曰「親民」，而曰「明明德於天下」，心量所周，蕩然無際，民視民聽，卽吾視聽，民憂民樂，卽吾憂樂，如明鏡物無不鑒，如太虛物無不覆，是謂「明明德於天下」。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仁，非在外也，亦還吾一體而已矣。「至善」者，「明德」中自然之矩，所謂天則也。見龍無首，乃見天，則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所謂「至」也。故道莫先於「知止」矣。知者，明德之所著察，止外無知，知外無止。止外無知，是謂「知本」；知外無止，是謂「知至」。「知至」云者，外觀其物，物

無其物；物無其物，是謂「物格」。內觀其意，意無其意；意無其意，是謂「意誠」。進觀其心，心如其心；心如其心，是謂「正心」。一由是以身還身，以家還家，以國還國，以天下還天下，不役其心，不動於意，不殺於物，是謂「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其機莫切於「知本」。家國天下，以身爲本，而身以知爲本。故反復於本末之辨，而終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本」則「知止」，「知止」則「知至」，不其然乎？雖然！本末易知也；「知本」矣，而其功莫精於「誠意」。蓋亂吾知者，意也；意之動而好惡形焉，是不可得而遽泯也；慎之於獨而已矣；慎之於獨，「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已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無作也；無作則無意矣。「心廣體胖，」此其徵也。淇澳烈文，德之所被，民不能忘，一誠之所貫浹也，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也。何以誠之？反之於獨而已矣；反之於獨，不昧其知，謂之自明；用其極者，自明之極，本斯在是矣。「緝熙敬止，」其功也；「仁敬孝慈信，」正也，極也；「大畏民志，」通天下之志也。意既誠矣，知斯至矣。「知本」之說也。然則學者，宜知所以事心矣。心本無所，有所不

可也；本無「不在」，有「不在」，不可也。善事心者，納之於一矩而已矣。所謂「正」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納之於一矩，而無不修且齊焉，治且平焉。「矩」也者，所謂「極」也，「至善」也。「絜矩」云者，卽本以知末，「止於至善」，明明德於天下」之實也。君子先慎乎德，反本而已矣。彼好惡拂人之性者，豈其性異人哉？舍本而逐末，卒爲天下僂，本其可勿務乎？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居士蓋本陽明之說而推廣之，如「意無其意，心本無所」，語近於禪；然其言爲學之次第，知所本矣。又有論語集註疑，大學章句疑，中庸章句疑，孟子集註疑四篇。居士深於陸王之學，故於朱子不能無疑焉，亦各尊其所聞而已。乾隆四十九年大司馬卒，後往深山習靜，參究向上第一義，自云：「當沈舟破釜，血戰一番，掃盡羣魔，以還天明。」作蓼語示諸兄子。久之，又復家居尋卒。

程在仁

在仁，常熟人。困童子試，每試必更名，無定名，以字行。深於史學，尤精二漢書。嘗謂：

『魏收有史才，陳壽沈約皆不及也。』艮庭江先生亟稱之。喜談匡濟之學，以爲如
有用我者，可以立致太平。豪氣勃勃，不可一世。從吳門老儒陸佩鳴爲師。一日，謂在
仁曰：『我不足爲子師！爲子擇師，莫如汪君愛廬。』在仁聞之，卽執贄門下，盛稱其
學。汪先生曰：『昔朱子謂呂子伯恭喜讀史書，所以心麤，不能體認經書。子之學，去
呂子十萬八千里，而子之心已麤，氣亦浮矣；豈有心麤氣浮之人，能讀書乎？而能成
功業乎？』在仁瞿然下拜曰：『願受教。』乃取近思錄授之。十日後，問之曰：『省否？』
曰：『不省。』又授以王陸之書。久之，又問之曰：『省未？』曰：『省。』曰：『前此何
以不省也？』曰：『心不在腔子裏。』從此砥厲廉隅，雖三旬九食，不妄受人惠。性孤
冷，不樂見熱客，坐是益困矣。假僧舍讀書，徧閱大藏。又得李卓吾紫柏書讀之，感其
遇，爲之泣下。嘗曰：『一僧一俗，皆從悲憤海中來。』蓋引以自喻也。後下榻子家，樂
與先君子談論，自悲身世不偶，多憤激之言。先君子曰：『傳有之：「富貴在天，」雖
一衿亦有定數。子學儒學佛，十有餘年，胸中尙不能消「秀才」二字，學道何爲？』退

而告藩曰：「聞丈言，醍醐灌我頂矣！」未幾，歸海虞，以貧病死。

記者曰：「儒生關佛，其來久矣，至宋儒關之尤力。然禪門有語錄，宋儒亦有語錄；禪門語錄用委巷語，宋儒語錄亦用委巷語。夫既關之而又效之，何也？蓋宋儒言心性，禪門亦言心性，其言相似，易於渾同，儒者亦不自知而流入彼法矣。知儒佛之分，在毫釐之間，若暗中分五色，飲水辨淄澠，其理至微，學者貴自得之，豈可以口舌爭乎？自象山之學興，慈湖之言，近於禪矣；姚江之學繼起，折而入於佛者，不可更僕數矣。然尚自諱其學曰：「吾之言，儒言也，非禪言也；吾之行，儒行也，非禪行也。」如沈史諸君子是已。至明之趙大洲，始以儒證佛，以佛證儒，如香聞師諸先生是已。閒嘗考之，後人皆曰：「援儒入佛，始於楊慈湖。」然程伯子有言曰：「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是援儒入佛，不始於慈湖，始於伯子矣。先君子學佛有年，明於去來，嘗曰：「儒自爲儒，佛自爲佛，何必比而同之。學儒學佛，亦視其性之所近而已。儒者談禪，略其跡而存其真，斯可矣。必曰佛儒一本，亦高明之蔽也。」藩謹守庭訓，少讀

儒書，不敢關佛，亦不敢佞佛，識者諒之。

右國朝宋學淵源記二卷，附記一卷，國朝江藩撰。百餘年來，學者以訓詁小學相尚，許鄭之說，尊於周孔，雋材秀民，欲以是別異，矯枉過直，集矢於宋儒，影響附和，冥行擿墮，捫籥揣燭，皆自以爲漢學，亦一蔽也！蓋漢儒專言訓詁，宋儒專言義理，原不可偏廢！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隨其性情之所近，詣力之所專，殊塗同歸，與道大適，無庸悅甘而忌辛，是丹而非素也。鄭堂復撰此書，匪騎牆之見，亦持平之論耳！湯文正魏果敏諸鉅公，以史歲當有傳，故未及載；若陸清獻從祀孔庭，史臣亦必有傳，故亦未載，亦見矜慎！至孫百泉，道光間從祀孔庭，則鄭堂書成久矣。南北學者分上下二卷，附記一卷，多援儒入墨之論，殊可不必。鄭堂專宗漢學，而是書記宋學淵源，臚列諸人，多非其所心折者，固不無蹈瑕抵隙之意。至羅臺山孝廉傳痛詆之，幾無完膚；其人苟無可取，亦何必爲之立傳甚矣。鄭堂之褊也！鄭堂學術人品，頗近毛西河檢討，故留粵時，於阮文達亦頗有違言，則其他可知。讀者分別觀之可耳。張石州閻潛邱年譜稱：『是書載「李天生於甲申乙酉間，冒鋒刃，閒關至燕中，兩謁愍帝

攢宮」是並先生詩文集未之見也。」云云，今李天生傳無此語，或石州所見，爲鄭堂未定之本歟？咸豐甲寅夏五望後，南海伍崇曜謹跋。